

## 卡群布農語雙重施用結構的句法研究\*

施朝凱、全茂永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論證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是由提升施用及論旨施用組成。因此我們的研究支持 Georgala 等人 (2008) 所提出的虛/實施用分類。區分虛/實施用還可以解釋為何該語言典型的三元謂語不出現雙重施用結構，因為這將導致兩個虛施用一同出現，從而使得同一個論元在句法操作上被認可兩次，造成冗餘。我們還進一步提出，卡群布農語之所以不允許施用結構出現於主事和受事焦點句，也不允許非主事焦點句出現多重施用結構，主要是因為施用主要語無法認可結構及固有格位；這項假設還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卡群布農語的施用論元必須是主語。此外，我們認為卡群布農語的虛施用詞組的位置較高，以輕動詞詞組為補語。

關鍵詞：施用結構、虛/提升施用、實/論旨施用、多重施用、雙重施用結構、施用論元

### 1. 前言

本文擬從構詞及句法的角度對卡群布農語 (Takibakha Bunun) 的雙重焦點句進行考察，如例句 (1a-b)：<sup>1</sup>

---

\* 本文的語料於 2012 年底於南投縣信義鄉 Tamazuan 部落 (地利村) 著手進行採集。主要發音人為 Sai Qalavangan (何金龍先生, 1942 年生)、Ulang Tasikavan (幸信義先生, 1942 年生) 以及本文的第二作者 Atul Manqoqo (全茂永, 1962 年生), 三位的母語皆為卡社布農語, 皆世居南投縣信義鄉 Tamazuan 部落。

<sup>1</sup> 本文例句所使用的縮寫如下：ACC=Accusative Case、APPL=Applicative、AV=Actor Voice、CAUS=Causative、COMP=Complementizer、DAT=Dative Case、DET=Determiner、IC=Inherent Case、INCH=Inchoative、IRR=Irrealis、NOM=Nominative Case、P=Preposition、PV=Patient

- |        |                |      |     |                   |       |   |      |       |
|--------|----------------|------|-----|-------------------|-------|---|------|-------|
| (1) a. | 'is-baliv-an   | zaku | ka  | <u>          </u> | bali' | i | hung |       |
|        | APPL-買-APPL    | 我.IC | NOM | 人名                | IC    | 書 |      |       |
|        | '我買書給 Bali'。'  |      |     |                   |       |   |      | (接受者) |
| b.     | 'is-tapha'-an  | zaku | ka  | <u>          </u> | bali' | i | titi |       |
|        | APPL-烤-APPL    | 我.IC | NOM | 人名                | IC    | 肉 |      |       |
|        | '我烤肉給 Bali'吃。' |      |     |                   |       |   |      | (接受者) |

在(1)中同一個動詞可以同時附加動詞焦點前綴 *'is-* 以及動詞焦點後綴 *-an*，而且其主語必須為接受者 (Recipient)。

就筆者所知，對卡群布農語雙重焦點句的報導及討論首見於全茂永 (2011)。Jiang (2012) 繼而把這樣的雙重焦點獨立為受惠者焦點。這種雙重焦點句並不見於文獻上的其他布農語群方言的討論 (Jeng 1977；李王癸 1997；黃美金 1997；齊莉莎 2000)，在此之前的文獻也並未被詳細考察及報導過。

本文將論證，上述的卡群布農語的雙重焦點句其實是施用結構的一種，我們在本文稱之為雙重施用結構 (double applicatives)。所謂施用 (applicativization) 指的是一種新增蒙受 (Affected) 論元或將附加語 (adjunct) 或非核心論元提升為核心論元的句法手段；有些語言的施用顯形地表現在動詞加綴，如班圖語，而有的語言的施用則無外顯標記，如英語 (Marantz 1993, Polinsky 2005, Jeong 2007, Pykkänen 2008)。

我們還進一步論證，該結構中的施用論元 (applied argument) 實際上是由施用主要語 *-an* 所引介，而施用主要語 *'is-* 並不引介論元。換言之，在該結構當中，*-an* 屬「實/論旨施用」(thematic applicative)，而 *'is-* 屬「虛/提升施用」(expletive/raising applicative)。因此，本研究支持 Georgala 等人 (2008) 所提出的施用分類：實施用引介額外論元，而虛施用並不引介新論元，而是在句法上具有認可施用論元的功能。我們認為，該分析可以解釋為何該語言典型的三元謂語不出現雙重施用結構，因為這將導致兩個虛施用一同出現，從而使接受

---

Voice、RED = Reduplication、STAT = Stative、TOP = Topic Marker。

此外，本文的中文術語翻譯參考湯廷池 (2000) 以及張永利 (2012)。

者論元在句法操作上被認可兩次，造成冗餘。此外，我們還進一步解釋了卡群布農語施用結構的三個句法限制：(1) 主事焦點句和受事焦點句都不允許施用結構；(2) 同一子句不允許有兩個論旨施用出現，只允許一個虛施用加上一個實施用；(3) 具有施用結構的句子必須以施用論元為主語。我們提出，這主要是因為該語言的施用主要語無法定值 (value) 論元名詞組所帶的不可詮釋的 (uninterpretable) 格位屬性，再加上其輕動詞主要語只能認可固有格位，無法認可結構格位，從而導致其中一個施用論元的格位屬性無法獲得定值，造成句法衍生的衝撞 (Crash)。最後，我們認為，卡群布農語的加綴結構顯示該語言的虛施用結構的句法位置比較高，是跟輕動詞而非動詞組組合併 (merge)；這個分析的好處是可以解釋為何內元可以出現在施用論元之前以及為何施用前綴出現於輕動詞前綴之前。

卡群布農語的施用後綴 *-an* 和施用前綴 *'is-*，以往研究郡群方言的中文文獻稱前者為處所焦點，稱後者為指事焦點 (Referential Focus)、周邊焦點 (Circumstantial Focus) 或工具/受惠者焦點 (李王癸 1997；黃美金 1997；齊莉莎 2000)。Jiang (2012) 則將雙重施用詞綴 *'is-...-an* 獨立出來，稱之為受惠者焦點。近年來，有越來越多南島語學者將這兩個焦點句分析為施用結構，如 Rackowski (2002)、Aldridge (2004) 對 Tagalog 語的討論、M. Chang (2004) 和 H. Chang (2010, 2012a) 對鄒語的討論、Wu (2007) 對阿美語的討論、Chen (2007) 對泰雅語的討論、Lin (2009) 對魯凱語的討論以及 Tai (2011) 對排灣語的討論等等。

我們將卡群布農語的處所焦點句和周邊焦點句分析為施用結構的理由有二。首先，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告訴我們，既然 *'is-* 和 *-an* 可以同時出現，兩者便不可能都是「動詞焦點」詞綴，無論我們將「動詞焦點」視為一種語態 (Voice) 或主語選擇機制 (Holmer 1996, H. Chang 1997)、格位呼應 (Rackowski 2002; Rackowski & Richards 2005) 或者是反映及物性的輕動詞 (Aldridge 2004, 2008a)。<sup>2</sup>其二，卡群布農語的「處所焦點」和「周邊焦點」

<sup>2</sup> 事實上，鄒語也有處所焦點詞綴 (*-i*) 和周邊焦點後綴 (*-neni*) 附加在同一動詞的例子，甚至還有受事焦點後綴 (*-a*) 和周邊焦點後綴 (*-neni*) 出現在同一動詞的例子 (見 H. Chang 2012a)。

的確引入原本動詞論元結構沒有的新論元並將這些語意相當於附加語的成分提升為主語，如卡群布農語的「處所焦點」後綴 *-an*，除了引介與處所相關的論元，還可引介接受者、蒙受者 (Affectee)、刺激物 (Stimulus) 等額外論元：<sup>3</sup>

## (2) a. (全茂永 2011: 22)

**taldanav-an** uvava'az a \_\_\_\_\_ **vanglaz aiza**  
洗澡-APPL 孩子.RED NOM 河 那

‘那條河流是孩童們游泳的地方。’<sup>4</sup>

(處所論元)

b. **taldanav a \_\_\_\_\_ uvava'az han vanglaz aiza**

洗澡.AV NOM 孩子.RED P 河 那

‘孩童們在那條河流游泳。’

(處所附加語)

(3) a. **usbai-an epun binano'az=cia**

跑走-APPL 他.NOM 女人=他的

‘他的老婆離開他。’<sup>5</sup>

(來源)

## b. (全茂永 2011: 22)

**qudan-an=cam** lopaku han tamazuan

雨-APPL=我們.NOM 現在 P 地名

‘現在我們地利在下雨。’

(蒙受者)

c. **baliv-an zaku ka \_\_\_\_\_ bali' i hung**

買-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買書給 Bali’。’

(接受者)

d. **tangic-an i uva'az a \_\_\_\_\_ tina opa asa ka uva'az ma-lavi**

哭-APPL IC 孩子 NOM 媽媽 因為 想.AV NOM 孩子 AV-跟隨

‘孩子因為媽媽 (出門) 而哭，因為孩子想跟。’

(刺激物)

<sup>3</sup> 這裡指的是引發某種情緒或刺激出相應行為的客體，可參考 Huang (2005)、Landau (2010)。

<sup>4</sup> 動詞 *taldanav* 原意為「洗澡」，在此有「游泳」之意。

<sup>5</sup> 動詞 *usbai* 有「跑走、逃離」的意思，其處所焦點形 *usbai-an* 意指「從某人那裏離開」，從而有「遺棄某人」之意。

而周邊焦點帶前綴 *'is-*，可以引介工具、原因等額外論元，但不引介受惠者：<sup>6</sup>

- (4) a. *'is-pac'aqza ku ka daqu di/\*bali' huluc*  
 APPL-洗 我.IC NOM 無患子 這/人名 衣服  
 ‘我用這塊肥皂/\*為 Bali’ 洗衣服。’ (工具/\*受惠者)

b. (全茂永 2011: 24)

- 'is-pa-ka-hau nai ka qais i dalaq*  
 APPL-CAUS-STAT-生氣 他們.IC NOM 界線 IC 土地  
 ‘他們為土地的界線而吵架。’ (原因)

因此，我們認為處所焦點句和周邊焦點句其實是施用結構。此外，我們採用 Aldridge (2004)、Chen (2007) 的分析，將卡群布農語的「動詞焦點」前綴 *'is-* 和後綴 *-an* 處理成施用詞綴。

此外，有的語言，雖然為數甚少，允許在同一個子句裡引介兩個（以上）的施用論元，即多重施用結構 (multiple applicatives)，如 Kinyarwanda 語、Huastec 語等等；有的語言的多重施用使用多個施用詞綴，有的語言的多重施用則只使用一個施用標記 (Samkoe 1994; McGinnis & Gerdts 2003; McGinnis 2005; Polinsky 2005)。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當然也屬於多重施用結構的一種，不過和這些語言不同的是，其雖使用兩個施用標記，卻只引介一個額外論元，見例句 (1a-b)；換句話說，這些語言的多重施用是多個實施用的組合，因此引介多個不同語意角色的施用論元，而卡群布農語的多重施用則是一實一虛的施用組合，因此只新增一個施用論元。為了敘述方便並且避免混淆，本文將卡群布農語的多重施用另外稱之為雙重施用。

本文的寫作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文獻上有關施用結構的理論；第三節探討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並提出分析；第四節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並提出未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sup>6</sup> 不引介受惠者這一點有別於以往文獻中所報導的關於郡群 (Isbukun)、巒群 (Takbanuaz) 以及卓群 (Takituduh) 布農語以及大部分台灣南島語的周邊焦點或周邊焦點的語法表現 (Jeng 1977; 李壬癸 1997; 黃美金 1997; 齊莉莎 2000; Su 2008; Yeh 2003; Huang 2005)。

## 2. 文獻探討

Baker (1988) 和 Bresnan and Moshi (1990) 提出兩種施用類型：對稱 (Symmetric) 與非對稱 (Asymmetric) 施用 (的語言)。前者指的是在施用結構中施用論元和內元都具有賓語特性，也就是說，充當被動句之主語或和動詞形成賓語呼應關係的可以是施用論元或內元，例如 Kinyarwanda 語、日語等；後者指的是具有賓語特性的是施用論元而非內元，也就是說，只有施用論元才能充當被動句之主語或和動詞形成賓語呼應關係，例如 Chicheŵa 語、英語。

Pylkkänen (2008) 則試圖將句法與語意結合起來，提出施用有高低之別。高階施用以 VP 為補語，引入受惠者、處所、工具等論元，將施用論元與事件聯繫起來；低階施用則以內元為補語，將施用論元與內元聯繫起來，而且施用論元與內元之間必須存在所有權轉移的語意關係。茲依據 Pylkkänen (2008)、Georgala (2012) 略作調整，圖示如下：

### (5) 高階施用

a.  $[_{VP} \text{ 外元 } [_{v'} v [_{AppIP} \text{ 受惠者/工具/處所... } [_{AppI'} \text{ Appl } [_{VP} V \text{ 內元 } ]]]]]]$

b.  $\lambda x.\lambda e. APPL(e, x)$

### (6) 低階施用

a.  $[_{VP} \text{ 外元 } [_{v'} v [_{VP} V [_{AppIP} \text{ 接受者/來源 } [_{AppI'} \text{ Appl } \text{ 內元 } ]]]]]]$

b.  $\lambda x.\lambda y.\lambda f\langle e\langle s, t \rangle\rangle.\lambda e.f(e, x) \ \& \ \text{theme}(e, x) \ \& \ \text{to/from-the-possession}(x,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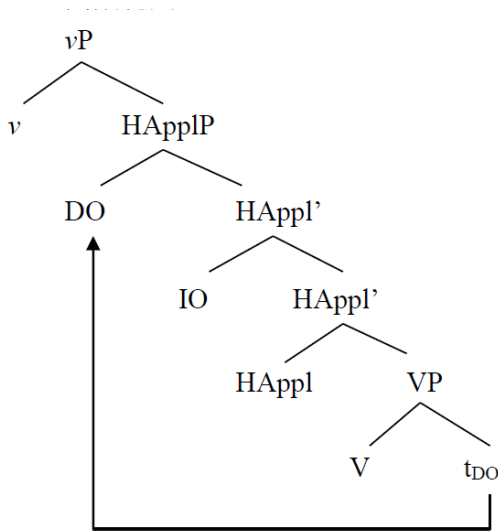
因此，只有高階施用可和不帶內元的非作格 (unergative) 動詞結合，低階施用必須和帶內元的及物動詞合併，既然前者是建立個體與事件之間的語意關係，而後者是建立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語意連繫，試比較 (2a) 和 (3b)；例句 (2a) 的動詞原本只帶主事者外元 (試比較 (2b))，今透過 *-an* 施用 (高階施用) 引入處所論元，從而建立處所與游泳 (洗澡) 此事件之間的語意關係，而 (3b) 的動詞原本只帶外元 (買的人) 和內元 (所買的東西)，今透過 *-an* 施用 (低階施用) 引入接受者論元，從而建立起接受者與該內元的語意聯繫 (接受者成為此內元的擁有者)。此外，既然低階施用論元與內元之間必須存有動態的所有權的轉移關係，那麼只有高階施用可以和不表示客體移動的動詞連用，而低階

施用必須跟表示客體移動（空間上或所有權關係的轉移）的動態動詞合併，以卡群布農語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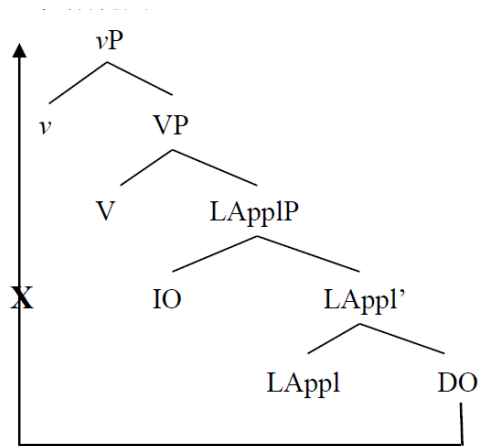
- (7) a. 'is-'**ancaqan** i bali' **a \_\_\_\_\_ lukic** i qemangsut  
 APPL-扛著 IC 人名 NOM 木 IC 物  
 'Bali' 用棍子挑東西。' (工具)
- b. \*'**ancaqan-an** zaku **ka \_\_\_\_\_ bali'** i bucul  
 扛著-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槍  
 '我扛著槍給 Bali'。' (\*接受者)
- c. \*'**angkuc-an** zaku **ka \_\_\_\_\_ bali'** bucul=i  
 提著-APPL 我.IC NOM 人名 槍=這  
 '我提著槍給 Bali'。' (\*接受者)

McGinnis (2001) 進一步將對稱施用與非對稱施用的類型差異與 Pytkänen (2008) 的高低施用聯繫起來，認為該類型差異可以化約為施用主要語是否為「分段主要語」(phase head, Chomsky 2000, 2001)。她假設，對稱施用是高階施用，其主要語是分段主要語，具有 EPP 屬性，可以抓取內元 (DO) 至其邊緣 (Edge)，因此在 VP 拼寫 (Spell-Out) 出去後，更高的主要語 T 或  $\nu$  的形式屬性和 EPP 屬性可以抓取位居 HApplP 邊緣的內元，使其得以進一步做 A-移位，成為被動句之主語，或者與  $\nu$  或 T 形成呼應關係；反之，非對稱施用是低階施用，其主要語不具 EPP 屬性，所以無法抓取內元至其邊緣，更高的 T 只能抓取較高/近的施用論元 (IO) 到其邊緣，無法抓取較低/遠的內元，否則將違反「最小聯結限制」(Minimal Link Condition, Chomsky 1995)。依據 McGinnis (2001) 略作調整，圖解如下：

(8) a. 高階施用



b. 低階施用



Pylkkänen 的高/低施用理論與 McGinnis 的施用分段分析 (Phase-based analysis) 極具影響力，以往關於南島語施用結構的形式句法研究幾乎都是在這樣的框架下進行，例如 Rackowski (2002) 對 Tagalog 的分析、M. Chang (2004) 對鄒語的分析、Chen (2007) 對泰雅語的分析、Lin (2009) 對魯凱語的分析等等。

然而，Bruening (2001) 以量化詞範域 (Scope) 論證低階施用論元和內元不處於同一個最小領域 (Minimal Domain) 或最貼近的最大投射 (Minimal Maximal Projection)，因此他認為應回到 Marantz (1993) 的精神：引介接受者的施用詞組是以 VP 為補語，即 Pylkkänen (2008) 的高階施用。首先，雙及物結構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DOC) 不允許較低的 DO (即內元或直接賓語) 的範域大於較高的 IO (即施用論元或間接賓語)，而介詞性與格結構 (Prepositional Dative Construction, PDC) 則允許較低的介詞詞組 IO 的範域大於較高的論元名詞組 DO：

- (9) a. Maria gave a baby every bottle. (\*every > a)  
 b. Maria gave a bottle to every baby. (every > a)

若我們假設 DOC 是高階施用，則 IO 可以成分統制 (c-command) DO，然而



DO 則不可，因而 IO 的量化詞可以爬升取得較大的範域，而 DO 則不可；反之，在 PDC 中，介詞組 IO 是 VP 之補語，而 DO 則是 VP 的指示語，因此 IO 和 DO 處於同一個最小領域—VP，因此兩者可以互相成分統制，所以 IO 的量化詞可以透過爬升取得較大的範域。若 DOC 是低階施用，則 IO 和 DO 將處於同一個最小領域，因而可以互相成分統制對方；這麼一來，就做出 (9a) 的 DO 的範域也可以大於 IO 的錯誤預測。

此外，Georgala 等人 (2008)、Georgala (2012) 指出，漢語、希臘語和德語等語言的 DOC 的 IO 和 DO 之間可以出現 VP 層次的修飾語，顯示低階施用詞組的位置不在 VP 之內，而這是 Pylkkänen (2008) 的低階施用結構所無法解釋的：

- (10) a. 我賣給了他們幾次手錶。 (DOC)  
 b. \*我賣手錶幾次給他們。 (PDC)
- (11) Der Hiwi hat den Studenten heimlich einen  
 DET.NOM 助教.NOM 有 DET.DAT 學生.DAT 秘密地 一.ACC  
 alten Test ausgeteilt  
 舊.ACC 測驗.ACC 分配  
 ‘助教已私下發給學生一份考古題。’ (德語: DOC)

以 (10) 為例，若假設 DOC 的施用詞組位於 VP 之上，內元是 VP 內的補語，數量詞加接於 VP，則施用論元自然位於數量詞之上，而內元低於該數量詞；反之，PDC 的 IO 和 DO 皆位於 VP 內，因此數量詞自然高於二者。

Paul 與 Whitman (2010)、Georgala (2012) 進而以量化詞漂移 (Quantifier Floating) 來論證這些語言的 DOC 的 IO 是由 VP 移到更高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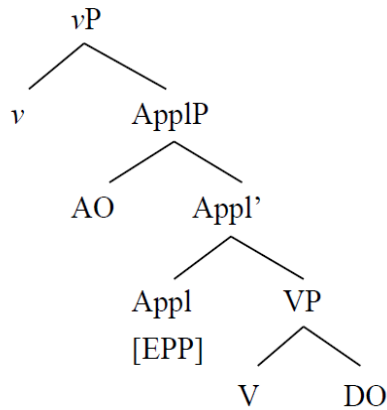
- (12) a. I gave/threw the boys<sub>i</sub> each/both t<sub>i</sub> a towel. (DOC)  
 b. ?? I gave/threw the towels<sub>i</sub> each/both t<sub>i</sub> to a boy. (PDC)

- (13) Der Hiwi hat [den Studenten]<sub>i</sub> allen<sub>i</sub>  
 DET.NOM 助教.NOM 有 DET.DAT 學生.DAT 全部.DAT  
 einen alten Test ausgeteilt  
 一.ACC 舊.ACC 測驗.ACC 分配  
 ‘助教已發給所有學生一份考古題。’ (德語: 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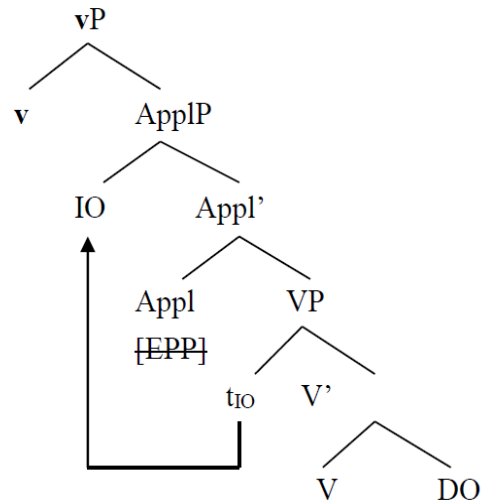
以 (12) 為例，量化詞 *both* 或 *each* 加接於 VP，而且它們的範域必須及於其所修飾的名詞；此外，漂移量化詞所修飾的名詞必須做 A-移位。因此，(12a) 的 IO 必定是由較低的位置到 VP 之外，而非一開始就衍生於 VP 之外，否則 IO 就沒有機會受到量化詞修飾語的成分統制(c-command)了。反之，(13b) 的 DO 是 VP 指示語，IO 是補語，兩者都留在 VP 內，因此加接於 DO 之下的量化詞的範域無法及於 DO。

Georgala 等人 (2008) 提出，施用雖有虛實之別，但就結構位置來說，兩種施用皆和 VP 合併，即 Pykkänen (2008) 高階施用詞組的基底位置。實施用引介額外論元，而虛施用不引介論元，其功能是認可無法在句法上為動詞所認可的最高的核心論元，如雙及物句的接受者。更進一步來看，額外論元合併於實施用的指示語位置，而虛施用則要求動詞的最高論元移入其指示語位置，進而認可該論元。圖示如下：

(14) a. 實施用/論旨施用



b. 虛施用/提升施用



先前有關台灣南島語施用結構的研究，就我們所知，採用虛/實施用分類的只有 H. Chang (2012a, 2012b, 2013)。<sup>7</sup>

Georgala (2012) 進一步提出，對稱施用和非對稱施用的差異在於句法操作的順序，而非施用主要語的屬性；這和 McGinnis (2001) 所提出的分段分析正好相反。進一步來看，兩種施用主要語皆有 EPP 和  $\phi$ -屬性，因此皆可以吸引(施用)論元至其(外)指示語位置，也可以定值(施用)論元的結構格位，即呼應 (Agree)；關鍵差異在於，哪一個屬性先進行句法操作。見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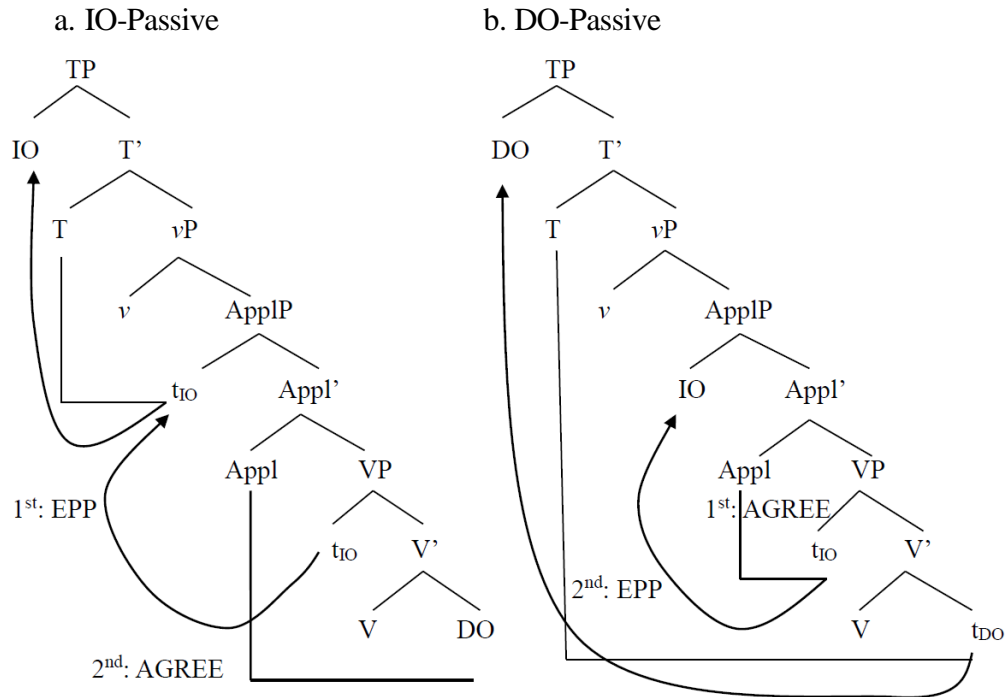
<sup>7</sup> 事實上，Cole 與 Son (2004) 提到印尼語的 *-kan* 可以引介受惠者(施用)，也可以出現在雙及物句中認可客體的出現；他們主張 *-kan* 的功能是在句法上對詞彙動詞所無法認可的核心論元進行認可。

表一 對稱施用語言與非對稱施用語言的句法參數

句法表現		句法運算順序與結果	
虛施用	對稱	移位(EPP)先於呼應( $\phi$ -feature)	呼應先於移位
	非對稱	移位先於呼應	
實施用	對稱	合併先於移位	移位先於合併
	非對稱	合併先於移位	
被動句主語		施用論元 (IO)	內元 (DO)

茲就表一詳述如下。首先是虛施用被動句。在對稱施用語言中，若施用主要語 EPP 屬性的滿足先於呼應的執行，VP 內最高的 IO 必須先提升至該施用詞組的邊緣；然後其形式屬性往下採取目標，此時主要語的成分統制領域的最高論元是 DO，所以施用主要語和內元進入呼應關係，此時的內元無法再進行其他句法操作；T 的形式屬性往下採取最近的、具有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的施用論元，施用論元因而成為被動句的主語，如 (15a)。另一方面，若施用主要語  $\phi$ -屬性的定值先於 EPP 屬性的滿足，VP 內最高的論元 IO 會先和施用主要語進入呼應關係，然後受到 EPP 屬性的驅使而提升到虛施用詞組的指示語位置；當 T 往下採取目標時，無法採取 IO，因為 IO 的格位屬性已獲得定值，所以 T 只能繼續往下採取格位屬性尚未獲得定值的 DO，從而使得 DO 得到主格並提升到主語位置，如 (15b)。茲將上述句法運作圖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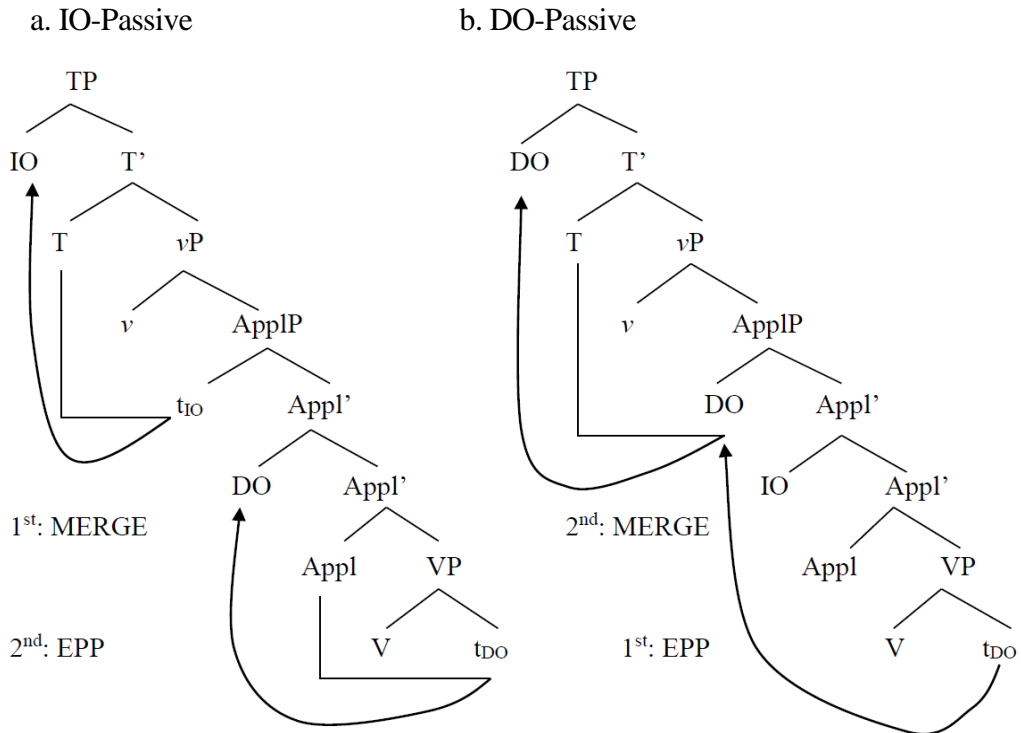
(15) 虛施用 (Georgala 2012: 46)



反觀非對稱施用語言，只容許移位先於呼應的順序 (15a)，因此只有 IO 才能成為主語。

以下是實施用的被動句。對稱施用語言容許有兩種句法操作順序。若施用論元先合併於施用詞組的指示語，內元在和施用主要語呼應後將受 EPP 屬性驅使移入施用詞組邊緣，「填入」(tucking in) 施用論元和施用主要語之間；T 往下探取目標，此時的施用論元是 T 的成分統制領域最高的論元，因此 T 定值施用論元的格位屬性並將施用論元提升為主語，如 (16a)。相反地，若內元先受施用主要語的 EPP 屬性驅使移入其邊緣位置，施用論元繼而合併於施用詞組的指示語位置 (填入於內元和施用主要語之間) 並得到固有格位，然後 T 往下探取離其最近的目標—內元，則內元的格位屬性定值為主格並進一步受 T 的 EPP 屬性驅使移到主語位置，如 (16b)。茲將上述句法操作圖解如下：

## (16) 實施用 (Georgala 2012: 50)



反觀非對稱施用語言，只允許移位先於呼應的順序 (16a)，因此只有 IO 才能成為主語。

本文支持並採取虛/實施用的分析，理由有三。首先，卡群布農語在施用類型上屬於非對稱語言；換言之，不管是低階施用結構或高階施用結構，提升為主語的只能是施用論元，不可以是內元，見上一節的例句 (2-4)。其二，誠如 McGinnis (2005)、Jeong (2007) 所指出的，有些語言的某些高階施用允許內元充當被動句的主語，即對稱施用，但某些高階施用結構不允許，即非對稱施用。可見施用的結構位置是高還是低跟施用的表現是對稱還是非對稱，兩者之間並無關係。其三，布農的 *'is-* 施用和 *-an* 施用都有虛、實兩類用法，支持 Georgala 等人 (2008) 提出的分類；具體而言，實施用結構以工具、原因、處所、蒙受者等非核心論元為主語，如上述例句 (2-4)，而虛施用結構則不引介額外論元而是以客體或移轉客體為主語。虛施用結構的例子除了 (3b)，還有以下例句：

- (17) a. qud-an      i      tama=su'      a      sanglavan  
 喝-APPL      IC      父親=你.IC      NOM      菜湯  
 ‘你爸爸把菜湯喝了。’      (客體)
- b. 'is-baliv      i      tama      ka      iskan-dangqac  
 APPL-買      IC      父親      NOM      魚-紅  
 ‘爸爸把紅魚賣了。’      (移轉客體)

反觀 Pykkänen 的施用分類，無法解釋不引介額外論元的施用結構。

然而，Georgala (2012)所提出的分析顯然不足以解釋以下幾個卡群布農語的施用結構特點：(1) 施用結構不出現於主事焦點句，如 (18a-d)；<sup>8</sup> (2) 施用結構不出現於受事焦點句，如 (19a)；<sup>9</sup> (3) 多重施用結構只允許雙重施用（實施用+虛施用）的組合，不允許多重施用（實施用+實施用）的組合，如 (19b)；<sup>10</sup> (4) 施用論元必須是主語，試比較 (18a) 和 (4a)：

- (18) a. ma-kulut=cak      (\*i      via')      i      titi  
 AV-切=我.NOM      IC      刀      IC      肉  
 ‘我用刀切肉。’
- b. ma-kulut=cak      i      titi      \*(han)      pit'e'an  
 AV-切=我.NOM      IC      肉      P      廚房  
 ‘我在廚房切肉。’
- c. \*'is-ma-kulut=cak      i      via'      i      titi  
 APPL-AV-切=我.NOM      IC      刀      IC      肉  
 ‘我用刀切肉。’

<sup>8</sup> 這一點有別於其他語言，如印尼語 (Aldridge 2008b)、班圖語 (Pykkänen 2008; Jeong 2007 *inter alia*) 等等。

<sup>9</sup> 這一點有別於其他語言，如 Tagalog 語 (Aldridge 2004, 2008b)。

<sup>10</sup> 這一點也有別於其他允許多重施用結構的語言，如 Kinyarwanda 語 (Samkoe 1994)。

d. \*ma-kulut-an=cak i pit'e'an i titi  
 AV-切-APPL=我.NOM IC 廚房 IC 肉  
 ‘我在廚房切肉。’

(19)a. \*na-(**'is-**)kulut-**un** zaku ka titi **ki via**.  
 IRR-APPL-切-PV 我.IC NOM 肉 IC 刀  
 ‘肉我要用刀切。’

b. \*na-**'is-**kulut(**-an**) zaku ka via' **i pit'e'an** i titi  
 IRR-APPL-切-APPL 我.IC NOM 刀 IC 廚房 IC 肉  
 ‘刀子我要用來在廚房切肉。’

這四項特點顯然也是 McGinnis 的分段分析所無法解釋的。我們將在 3.2 提出分析。

### 3. 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

Jiang (2012) 將雙重施用 *'is-...-an* 獨立出來，稱之為受惠者焦點，並認為在句中所引介的施用論元為受惠者，我們將在 3.1 論證該結構所引介的並不是受惠者，而是接受者。甚者，該結構也並非獨立的動詞焦點，而是處所焦點 *-an* 加上工具焦點 *'is-*，更精確地說，應該是虛施用加上實施用。最後，我們在 3.2 呈現我們對雙重施用的分析。

#### 3.1 限制與分布

以下呈現的是卡群布農語雙重施用結構的分布，因篇幅有限僅列出部分：



表二 卡群布農語的動詞與雙重施用

動詞 詞幹	施用詞綴	'is -	-an	'is-...-an
'angkuc	‘握/提著’	工具	處所	*
'ancaqan	‘扛著’	工具	*	*
takunav	‘丟’	移轉客體	目標	*
tutu	‘倒(水)’	工具	接受者	接受者
satu'	‘(運)送’	工具	接受者	接受者
pudaan	‘寄’	工具	*	*
damu	‘抓’	工具	*	*
paniza'	‘釣(魚)’	工具	*	*
tas'i	‘製作’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Kalumaq	‘蓋房子’	工具	處所	*
taqes	‘縫’	工具	接受者	接受者
tap'ang	‘縫補’	工具	客體	*
hanat	‘煮(菜)’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pit'ia	‘煮(飯)’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tapha	‘烤’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pac'aq	‘洗(衣服)’	工具	處所/客體	*
paloq	‘砍(樹)’	工具	處所	*
pataz	‘殺’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kulut	‘切割’	工具	接受者	接受者
panaq	‘射’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qaltic	‘剪/夾’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tasav	‘盛飯’	工具	處所/接受者	接受者
paka'un	‘使吃/餵’	客體	受動者	*
patan'a	‘使聽’	客體	*	*
pasadú	‘使看’	移轉客體	受動者	*

<i>baliv</i>	‘買’	移轉客體	接受者	接受者
<i>simul</i>	‘借入’	*	來源	*
<i>pasimul</i>	‘借出’	移轉客體	接受者	接受者
<i>(c)aiv</i>	‘給’	移轉客體	接受者	*
<i>tatbut</i>	‘奉獻’	移轉客體	*	*
<i>ngunu’</i>	‘轉讓’	移轉客體	接受者	接受者
<i>paska’</i>	‘贈送’	移轉客體	接受者	接受者
<i>taqu</i>	‘告訴/教’	移轉客體	接受者	*
<i>tupa</i>	‘說’	移轉客體	*	*
<i>bazbaz</i>	‘講’	移轉客體	接受者	*
<i>tangic</i>	‘哭’	*	刺激物	*
<i>qenan</i>	‘笑’	原因	刺激物	*
<i>tindangkul</i>	‘跑’	工具	處所	*
<i>pakahau</i>	‘吵架’	原因	*	*
<i>pinahip</i>	‘使快樂’	原因	*	*

- (20) a. *satu’-an*      *zaku*      *ka*      *bali’*      *i*      *hung*  
運送-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送書到 Bali’ 那兒去。’      (接受者/目標)
- b. *’is-satu’-an*      *zaku*      *ka*      *bali’*      *i*      *hung*  
APPL-運送-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送書到 Bali’ 那兒去。’      (接受者)
- (21) a. *tas’i-an*      *i*      *tama*      *ka*      *’atul*      *i*      *palangan*  
作-APPL      IC      父親      NOM      人名      IC      籃子  
‘父親作給 Atul 籃子。’      (接受者)
- b. *’is-tas’i-an*      *i*      *tama*      *ka*      *’atul*      *i*      *palangan*  
作-APPL      IC      父親      NOM      人名      IC      籃子  
‘父親作給 Atul 籃子。’      (接受者)

- (22) a. **kulut-an**      zaku    ka \_\_\_\_\_ bali'    i    titi  
 切割-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肉  
 '我切(一塊)肉給 Bali'。'      (接受者)
- b. **'is-kulut-an**      zaku      ka \_\_\_\_\_ bali'    i    titi  
 APPL-切割-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肉  
 '我切(一塊)肉給 Bali'。'      (接受者)
- (23) a. **sadu'-an**      zaku      ka \_\_\_\_\_ 'atul  
 看-APPL      我.IC      NOM    人名  
 '我看見 Atul.'      (客體)
- b. **\*'is-sadu'-an**      zaku      ka \_\_\_\_\_ 'atul  
 APPL-看-APPL    我.IC      NOM    人名
- c. **pa-sadu-an**      zaku      ka \_\_\_\_\_ bali'    i    sasing  
 CAUS-看-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照片  
 '我讓 Bali' 看照片。'      (受動者)
- d. **\*'is-pa-sadu-an**      zaku      ka \_\_\_\_\_ bali'    i    sasing  
 APPL-CAUS-看-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照片
- (24) a. **baliv-an**    zaku    ka \_\_\_\_\_ bali'    i    hung  
 買-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買書給 Bali'。'      (接受者)
- b. **'is-baliv-an**      zaku      ka \_\_\_\_\_ bali'    i    hung  
 APPL-買-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買書給 Bali'。'      (接受者)
- (25) a. **simul-an=cak**      i      bali'    i    hung  
 借-APPL=我.NOM    IC    人名    IC    書  
 'Bali' 跟我借書。'      (來源)
- b. **\*'is-simul-an=cak**      i      bali'    i    hung  
 借-APPL=我.NOM    IC    人名    IC    書

c. **pa-simul-an**      zaku    ka \_\_\_\_\_ bali'    i    hung  
 CAUS-借-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借 Bali' 書。’ (接受者)

d. **'is-pa-simul-an**      zaku      ka \_\_\_\_\_ bali'    i    hung  
 APPL-CAUS-借-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書  
 ‘我借 Bali' 書。’ (接受者)

(26) a. **tangic-an**    i    uva'az a \_\_\_\_\_ tina    opa    asa    ka    uva'az    ma-lavi  
 哭-APPL IC 孩子 NOM 媽媽 因為 想 NOM 孩子 AV-跟隨  
 ‘孩子因為媽媽（出門）而哭，因為孩子想跟。’ (刺激物)

b. **\*'is-tangic-an**      i    uva'az a \_\_\_\_\_ tina    opa  
 APPL-哭-APPL IC 孩子 NOM 媽媽 因為  
 asa    ka    uva'az    ma-lavi  
 想 NOM 孩子 AV-跟隨  
 ‘孩子因為媽媽（出門）而哭，因為孩子想跟。’

首先，我們認為，若進一步區分接受者和受惠者：接受者必為該客體的所有權轉移的目標，換句話說，接受者必須為該客體的（新）擁有者，而受惠者不必然是，其僅需作為該動作或事件間接影響的對象（affectee，可能是受益者或受害者），則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所引介的是接受者，而非受惠者：

(27) **'is-tas'i-an**      i    tama<sub>j</sub>    ka \_\_\_\_\_ atul<sub>i</sub>    i    palangan    cia<sub>i/\*j</sub>    i    bali'  
 APPL-做-APPL IC 父親    NOM 人名    IC 籃子    他的 IC 人名  
 ‘父親作給 Atul 籃子；籃子必須是 Atul 的，不可以是父親或 Bali' 的。’

也因此，引介接受者的施用不能與不及物動詞連用（即我們先前提過的 Pylkkänen (2008) 所言的低階施用在動詞及物性限制），如例句（28b）：

(28) a. **'is-tindangkul**    zaku    ka      kucu-toqtoq  
 APPL-跑      我.IC NOM 鞋-釘子  
 ‘釘鞋我用來跑步。’

b. \***'is-tindangkul-an** zaku ka bali'  
 APPL-跑-APPL 我.IC NOM 人名

而且引介接受者的施用也不能與不表示客體移動的動詞連用（即我們先前提過的 Pykkänen (2008) 所言的低階施用在動詞語意上的限制），如 (2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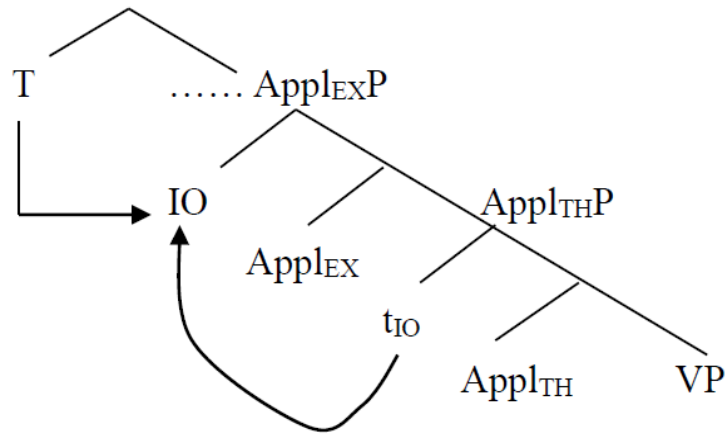
(29) a. **'angkuc-an** i 'atul a bucul=i  
 握-APPL IC 人名 NOM 槍=這  
 'Atul 握著這把槍。'

b. \***'is-'angkuc-an** zaku ka bali' bucul=i  
 APPL-握-APPL 我.IC NOM 人名 槍=這

其二，Jiang (2012) 把雙重施用獨立成受患者焦點，<sup>11</sup>顯然是將 *'is-...-an* 視為環綴。然而，我們認為其非環綴，也非獨立的動詞焦點，而是由原有的動詞焦點（施用）前綴 *'is-* 加上動詞焦點（施用）後綴 *-an* 所組成，理由如下。由表二我們可以看到唯有認可 *-an* 施用引介接受者的動詞才能認可雙重施用；進一步來看，雙重施用和引介接受者的 *-an* 施用可以互相替換，見例句 (20-26)。此外，*'is-* 施用並不引介接受者，見第一節的討論及表二。可見在雙重施用結構中引介施用論元的是 *-an* 施用，而非 *'is-* 施用。若依照 Georgala 等人 (2008) 所提出的虛/實施用分析，則 *-an* 施用在此為實施用，引介接受者，而 *'is-* 施用作為虛施用，要求該施用論元移入其指示語位置進行句法認可，再由此進一步提升為主語；詳細的句法衍生我們將在 3.2 呈現。茲將上述分析圖解如下：

<sup>11</sup> 前四種是主事者焦點、受事者焦點、處所焦點、工具焦點。

## (30) 雙重施用



運用虛/實施用分析來看雙重施用結構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解釋表二中典型的三元謂語 *caiv*、*taqu* 為何可使用引介接受者的 *-an* 施用結構而不具雙重施用結構：

(31) a. **caiv-an** i 'atul a bali' i hung  
 給-APPL IC 人名 NOM 人名 IC 書  
 'Atul 給 Bali' 書。'

b. \***'is-caiv-an** i 'atul a bali' i hung  
 APPL-給-APPL IC 人名 NOM 人名 IC 書

我們的解釋是，接受者本是這些動詞的核心論元，在虛施用 *-an* 合併進來後，受其 EPP 屬性驅使而自 VP 移入施用詞組的指示語位置，進行句法認可，如 (31a)；若再繼續合併另一個虛施用 *'is-* 便可能導致接受者論元繼續移入其指示語位置，進而被該 *'is-* 施用再認可一次，導致句法操作上的冗餘。

### 3.2 句法衍生

近年來有兩個十分知名、有影響力的針對西部南島語動詞焦點及語句結構提出的分析，即 Rackowski (2002) 和 Rackowski 與 Richards (2005) 所提出的格呼應分析 (Case Agreement approach) 以及 Aldridge (2004) 所提出的作格分

析 (Ergative analysis)；兩種分析都採用 Chomsky (2001) 所提出的分段理論 (phase theory) 架構，而且研究對象都是 Tagalog 語。簡言之，格呼應分析將動詞焦點視為跟 T 形成呼應關係的論元名詞組的格位反映，而另一方面，作格分析則將動詞焦點視為反映及物性的輕動詞。

雖然 Rackowski (2002) 以及 Rackowski 與 Richards (2005) 也將 Tagalog 的處所焦點句和周邊焦點句視為施用結構，不過在其架構下，這兩個焦點詞綴不是施用中心語，而是和反應出 T 呼應的施用論元格位 (與格或斜格)，因此其分析將排除雙重施用結構的出現，因為兩個焦點詞綴出現在同一個動詞詞幹上將意味著 T 在消去其不可詮釋的形式屬性之後又抓取另一個目標進行呼應，而這是分段理論所不允許的。因此，我們不考慮格位呼應分析。

另一方面，Aldridge (2004) 進一步將作格語言分成兩類： $v$  型作格語言與 T 型作格語言；就南島語來說，前者以 Tagalog 語為代表，後者以 Seediq 語為代表。<sup>12</sup>Legate (2006, 2008) 也有相同的分類：ABS=NOM & ACC 或 ABS=DEF(AULT) 語言和 ABS=NOM 語言；前者如 Walpiri 語，後者如 Georgian 語。此外，這兩種分析在句法操作上也有不少共同點：首先， $v$  型語言和 ABS=DEF 語言中的 S (不及物句的主語) 是由 T 認可其結構格位 (ABS=NOM)，而 O (及物句的內元) 則是由  $v$  認可其結構格位 (ABS=ACC)；此外，A (及物句之外元) 則由  $v$  得到固有格位。這一型語言區分兩種限定 T：不及物句的 T 具形式屬性，而及物句的 T 則不具形式屬性，因此後者無法和論元形成呼應關係並認可其格位。另一方面，T 型語言和 ABS=NOM 語言中的 S 和 O 都是由 T 定值其結構格位，而  $v$  則不具形式屬性因而無法認可其結構格位。<sup>13</sup>因此，兩種語言在非限定子句的句法表現不同：ABS=DEF 語言的非限定子句可以認可 ABS 的出現，而 ABS=NOM 語言的 ABS 則無法出現在非限定子句中。

<sup>12</sup> 根據 Cheng (2010)，賽夏語也屬於 T 型語言。

<sup>13</sup> T 型作格語言的  $v$  無法認可結構格位是很自然的假設，既然非主事焦點句的內元格位都是由 T 認可，若假設  $v$  可認可結構格位，則內元將在和  $v$  呼應之後，又和 T 進入呼應關係，違反 Activity condition (Chomsky 2001)。

我們認為卡群布農語屬 ABS=NOM 語言或 T 型作格語言。首先，在格位標記上其呈現作格語言特性的 S-O Alignment；換句話說，不及物句的主語與及物句的內元（主語）使用同一個格位標記。

(32) a. ma-daing a \_\_\_\_\_ vanis=di

AV-大 NOM 山豬=這

‘這頭山豬很大。’

b. asa-un i tama ka \_\_\_\_\_ 'atul p-un-haan huli

想要-PV IC 父親 NOM 人名 CAUS-去-P 埔里

‘父親想要讓 Atul 去埔里。’

其二，主格論元不可以出現於非限定子句，這是因為非限定 T 不具完整的形式屬性，因此無法認可結構格位（NOM）：

(33) a. m-un-hán ata mihavaz [baliv i huluc]

AV-移動-P 咱們.NOM 水里 買 IC 衣服

‘我們去水里買衣服。’

b. \*m-un-hán ata mihavaz [baliv-un a \_\_\_\_\_ huluc]

AV-移動-P 咱們.NOM 水里 買-PV NOM 衣服

此外，根據 Legate (2006, 2008) 的研究，有別於 ABS=DEF 語言，ABS=NOM 語言的 ABS/NOM 在同一子句中只能出現一次，當然這也是因為 S 和 O 的結構格位需受到 T 的認可；卡群布農語的主格也是如此：

(34) a. ma-kulut a \_\_\_\_\_ 'atul i/\*a titi

AV-切 NOM 人名 IC/NOM 肉

‘Atul 在切肉。’

b. kulut-un i/\*a 'atul a \_\_\_\_\_ titi

切-PV IC/NOM 人名 NOM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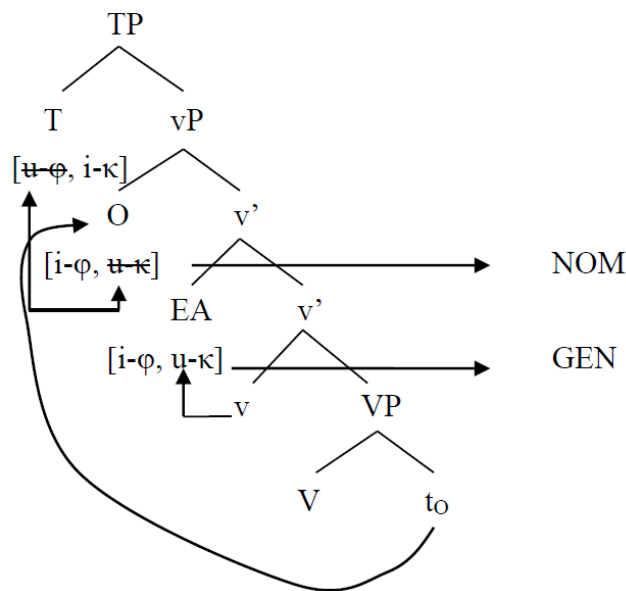
‘肉 Atul 切了。’



- c. 'is-kulut-an    i    tama    ka \_\_\_\_\_ 'atul    i/\*a    titi  
 APPL-切-APPL IC    父親    NOM 人名    IC/NOM 肉  
 ‘父親切肉給 Atul。’

運用 Aldridge 和 Legate 兩位學者的分析，我們提出卡群布農語受事焦點及物句的句法衍生如下：(i) O 和 V 融合；(ii) VP 和 *v* 合併後，*v* 引介外元，且賦予外元固有格位（作格 ERG/屬格 GEN）；<sup>14</sup> (iii) *v* 的 EPP 抓取 O 至其邊緣，位於外元之上；(iv) *v* 為強勢分段，因此其補語 VP 此時拼寫出去，資訊送入音韻部門 (PF) 及語意部門 (LF)；(v) *v*P 和 T 合併後，T 的  $\phi$ -屬性抓取 *v*P 內最高的論元 O，定值本身不可詮釋的形式屬性，因而 O 所帶的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也被定值為 NOM。以例句 (34b) 為例，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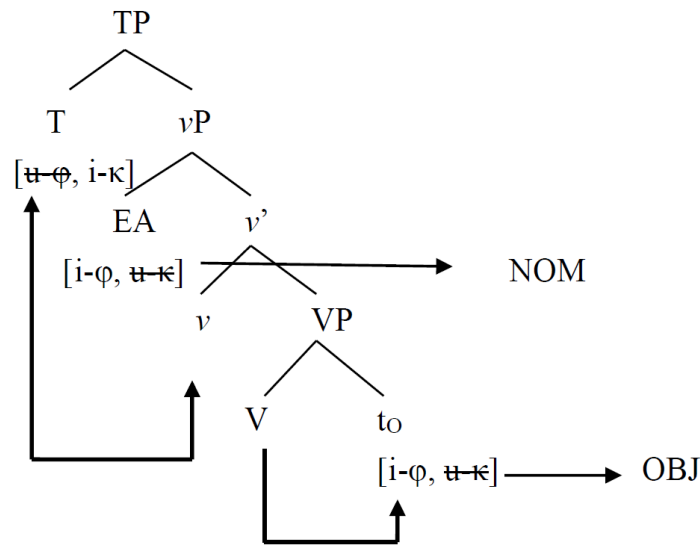
(35) 受事焦點句



<sup>14</sup> 雖然卡群布農語採二分的格位標記形態，在構詞上非主語外元、所有者以及非主語內元都用 *i/ki* 標示，但在其他台灣南島語，如排灣語、泰雅語等，非主語外元和所有者的格位標記都以 *ni* 或 *na* 標示。Su (2008) 便將卓群布農語的非主語外元的格位形式標記為屬格。此外，根據 Woolford (1997)，除了專門的作格標記，工具格、屬格也都是常見的標示作格主事者的形態格位。我們在下文一律使用 GEN 來專指非主語外元所得到的固有格位。

接下來是卡群布農語主事焦點句的句法衍生：(i) V 和內元 (O) 合併後，賦予 O 固有格位 (OBJ/ACC)；<sup>15</sup> (ii) VP 和 *v* 合併後，*v* 引介外元 (EA)；(iii) O 留在 VP 內，<sup>16</sup>這可由以下例句 (36) 的內元範距看出；(iv) *v*P 和 T 融合後，T 的  $\phi$ -屬性往下探取 *v*P 最高的論元 EA，將外元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定值為 NOM。以例句 (34a) 及 (36) 為例。圖解如下：

- (36) **ma-baliv amin a pantu dusa' hung.**  
 AV-買 全部 NOM 學生 二 書  
 ‘每個學生 (都) 買兩本書。’ (每>兩/\*兩>每)
- (37) 主事焦點句



<sup>15</sup> 我們這裡不用斜格 (OBL)，是為了避免造成內元是帶空介詞 (P) 的附加語的誤會。事實上，很多語言的 ACC 可以是固有格位，如日語、俄語、拉丁語或冰島語。不過，為了避免和 *v* 所認可的結構格位 ACC 混淆，我們在下文一律用 OBJ 來專指內元所得到的固有格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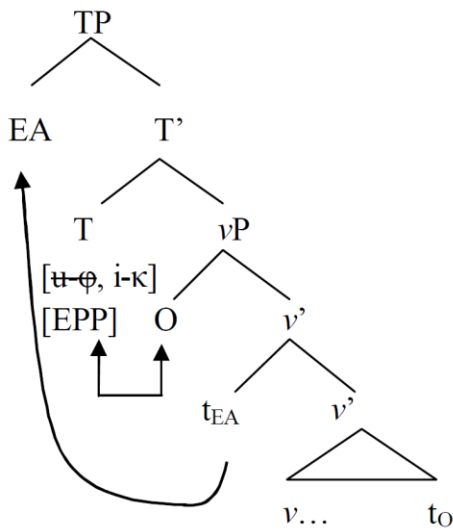
<sup>16</sup> 不過這裡和 Aldridge (2004, 2008a, 2008b) 的分析稍有不同，我們不特別假設主事焦點句的輕動詞不具 EPP，而非主事焦點句有。固有格位和 EPP 本就是可用而非必用的選項，如同土耳其語的 GEN/ACC 之別以及英語的 EPP 移位，至少不需要在此特別區分不及物 *v* 不給固有格位，而及物 *v* 要給固有格位，或者不及物 *v* 沒有 EPP 而及物動詞有，來增加更多不一致的預設。當內元移到 *v*P 的外指示語，T 便和內元呼應，以內元為主語，而外元可由 V 得到固有格位，形成受事焦點句；若內元留在 VP 內，可由 V 得到固有格位，T 便和外元呼應，以外元為主語，形成主事焦點句。

此外，我們假設卡群布農語的 T 有必須滿足的強 EPP 屬性，好處是可以解釋為何該語言的外元必須位居動詞之後或其它論元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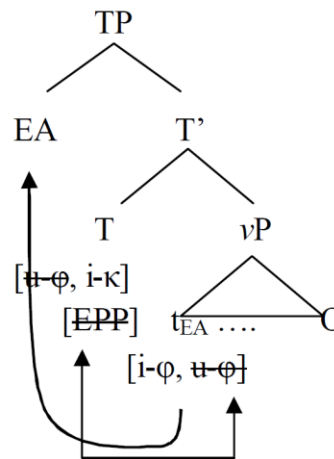
- (38) a. \*kulut-un a \_\_\_\_\_ titi ki 'atul  
 切-PV NOM 肉 IC 人名  
 b. \*'is-kulut a \_\_\_\_\_ via' i 'atul i titi  
 APPL-切 NOM 刀 IC 人名 IC 肉

例如，在受事焦點句中，已提升至邊緣的內元的不可詮釋形式屬性皆已定值完畢，所以 T 只能跨過內元，再繼續往下抓取雖已經由輕動詞得到固有格位、但尚未與其他中心語進入呼應關係或句法操作的外元，<sup>17</sup>從而使該外元移至其指示語位置；在主事焦點句中，T 則和外元進入呼應關係並驅使其移入其指示語位置。茲就此段分析圖解如下：

(39) a. 受事焦點句



b. 主事焦點句



<sup>17</sup> 目前暫時假設這裡外元如同 *quirky subject* 同時具有可詮釋與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Chomsky 2001)。

值得注意的是，卡群布農語和郡群布農語不同，語序較為固定，論元間的語序也反映出彼此間的結構高低關係，所以屬格外元位於主語內元之前也意味著屬格外元高於主語內元：

- (40) 'is-tas'i      tama<sub>i</sub>    ka via' cia<sub>i/ta</sub>    i    palangan    i    bali'<sub>j</sub>.  
 APPL-做    父親    NOM 刀 他的    IC 籃子    IC 人名  
 ‘父親<sub>i</sub>用他<sub>i/ta</sub>的刀子製作 Bali'<sub>j</sub>的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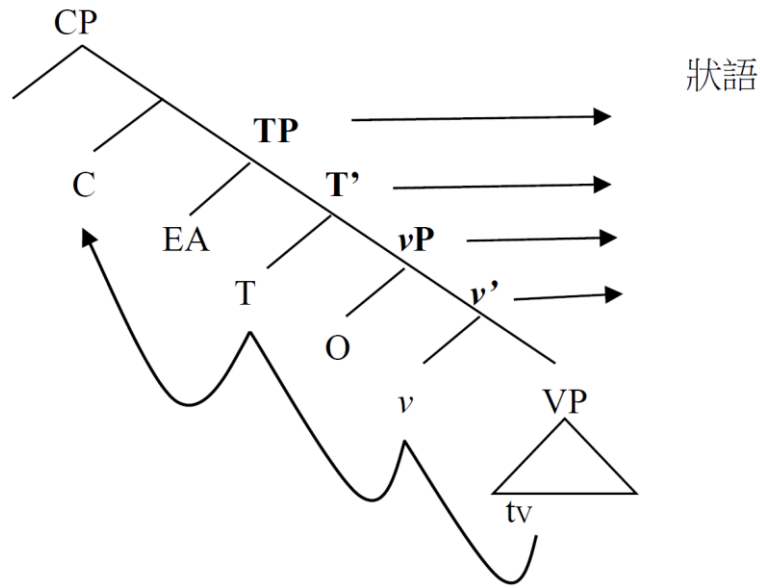
當然還要說明的是，既然外元最後座落於 SpecTP，為何外元仍出現於動詞之後？這是因為卡群布農語的動詞和郡群布農語一樣一路由基底的 V 位置，中間經過 *v*、Appl、T，和這些中心語詞綴或依附詞結合，最後落腳於 C。<sup>18</sup>這也可說明為什麼時間狀語可以自由加接於動詞後的位置，但不可以出現於動詞之前，除非時間狀語以主題詞組的形式出現：

- (41) a. (\*laqbing)      na=kulut-un    tama    (laqbing)    (k)a    paz    (laqbing)  
          明天            IRR=切-PV    父親    明天            NOM 稻子    明天  
          ‘父親明天要割稻子。’  
       b. maqe    laqbing    a    na=kulut-un    tama    ka    paz  
          TOP    明天            TOP IRR=切-PV    父親    NOM 稻子  
          ‘明天父親要割稻子。’

上述的限制可以這麼解釋：動詞已經位於 CP 範域，時間狀語出現於動詞前，意味著其直接加接於 CP，但是時間狀語修飾 TP，因此加接於 TP 範域而非 CP：

<sup>18</sup> 若要進一步從製圖理論 (Cartographic Approach) 的框架 (Rizzi 1997, 2002) 來追問其詳細落點 (在非疑問句中)，我們認為其不可能在 Force<sup>0</sup>，既然在補語從句中主要動詞位於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 *tu* 之後；其落點也不可能在 Top<sup>0</sup>，這可由上頭的 (41b) 看出；落點也不太可能在 Int<sup>0</sup> 或 Foc<sup>0</sup>，既然主要動詞總是位於主題詞組之後。因此，我們認為落點比較可能是在 Fin<sup>0</sup> 的位置。

(42) 時間狀語的加接位置



我們將上述討論到的有關卡群布農語基本語句結構的句法操作假設整理如下：

- (43) a. T 和 S 或 O 呼應，定值結構格位 NOM；T 也具 EPP 屬性。
- b. v 不具形式屬性，只具 EPP 屬性。
- c. v 和 V 可以分別賦予其所選擇的論元固有格位。
- d. 動詞進行中心語移位，一路由 V，經過 v、Appl、Asp、T，最後到達 C。

以下我們討論卡群布農語施用結構的句法衍生。首先，我們提出四個關於卡群布農語施用主要語的假設：

- (44) a. 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不具形式屬性，不和論元進行呼應，因而無法定值其結構格位；此外，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也無法賦予其論元固有格位。這一點有別於 Georgala (2012) 的分析。
- b. 卡群布農語的虛施用和實施用皆有 EPP 屬性 (Georgala 2012)
- c. 卡群布農語的論元移位不是採「填入」方式；換句話說，當論元受某一主要語的邊緣屬性驅使而移位時，是提升到該主要語的外指示語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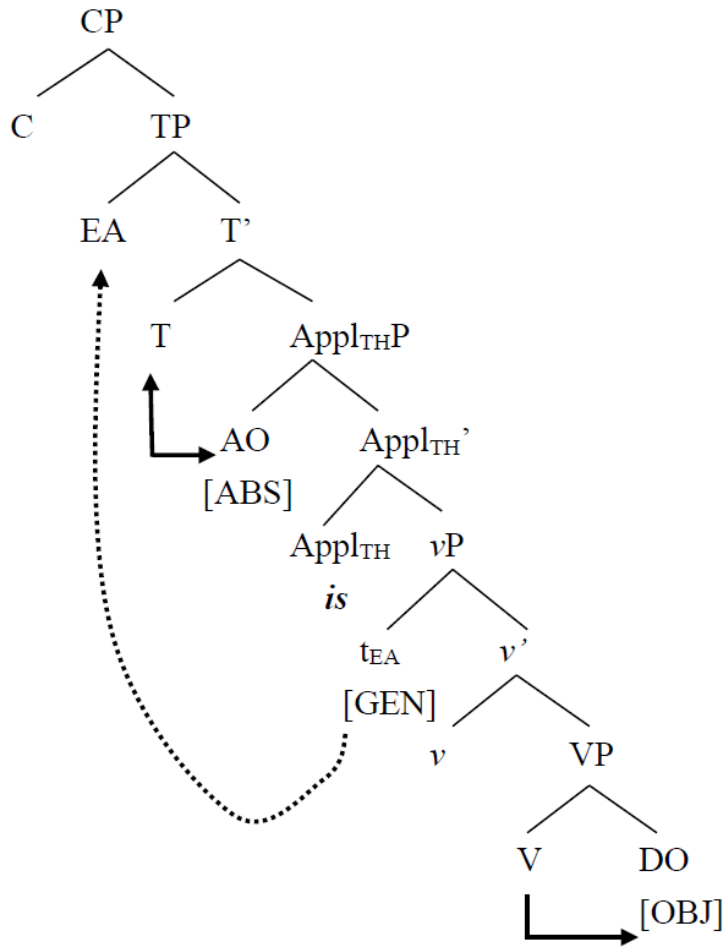
置，亦即高於該主要語所引介的（指示語）論元。這一點也有別於 Georgala (2012) 針對實施用提出的句法衍生。

- d. 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的基底位置在 *vP* 和 *TP* 之間；換言之，該施用以 *vP* 為補語並充當 *T* 或 *Asp* 之補語。這一點和許多理論預設不同。

以下是實施用結構的句法衍生，以引介工具論元的 *'is-* 實施用為例，如 (45)：(i) *V* 和 *DO* 合併，賦予其固有格位 (*OBJ*)；(ii) *v* 和 *VP* 融合，*v* 引介外元並賦予其固有格位；(iii) *v* 為強勢分段，因此 *DO* 隨著其補語 *VP* 此時拼寫出去；(iv) *Appl* 和 *vP* 合併，*Appl* 引介 *AO*；(v) *vP* 和 *T* 合併後，*T* 的  $\phi$ -屬性抓取最高的論元 *AO*，定值 *AO* 的格位屬性；(vi) *T* 的 *EPP* 屬性跨過已定值其形式屬性的 *AO*，往下抓取尚未進行句法操作的外元到其邊緣；(vii) 動詞由 *V* 沿最小路徑移至 *C*。以工具施用為例，圖解如 (46)：

- (45) *'is-kulut i 'atul a \_\_\_\_\_ via' i titi*  
 APPL-切 IC 人名 NOM 刀 IC 肉  
 ‘*Atul* 用刀切肉。’

(46) 實施用



以下是虛施用結構的句法衍生，以認可 IO 的 *-an* 虛施用為例，如(47a)：

(i) V 和 DO 合併，賦予其固有格位 (OBJ)；(ii) v 和 VP 合併，v 引介 EA 並賦予其固有格位 (GEN)；(iii) v 的 EPP 抓取 VP 內最高的論元 IO 至其外指示語位置；(iv) v 為強勢分段，此時 DO 隨同 VP 拼寫出去；(v) Appl 不引介論元，和 vP 合併後，其 EPP 屬性將 IO 移到其邊緣位置進行認可；(vi) ApplP 和 T 合併後，T 的  $\phi$ -屬性抓取 ApplP 內最高的論元 IO，定值本身不可詮釋的形式屬性，也定值 IO 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vii) T 的 EPP 屬性跨

過已定值其形式屬性的 IO，往下抓取尚未進行句法操作的 EA 到其邊緣；vii) 動詞由 V 沿最小路徑移至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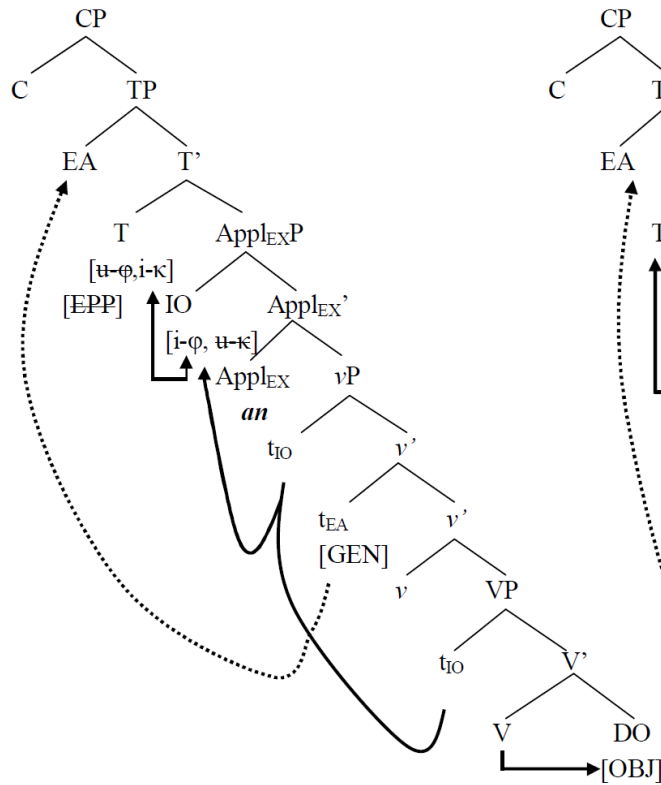
以認可 DO 的 'is- 虛施用為例，(47b)：(i) V 和 DO 融合，再進一步和帶空 P 的 IO 合併；(ii) *v* 和 VP 合併，*v* 引介 EA 並賦予其固有格位 (GEN)；(iii) IO 已由 P 得到固有格位 (OBL)，因此 *v* 的 EPP 繼續往下抓取 DO 至其邊緣，置於 EA 之上；<sup>19</sup> (iv) *v* 為強勢分段，此時斜格 IO 隨 VP 拼寫出去；(v) Appl 不引介論元，和 *v*P 合併後，其 EPP 屬性將 DO 移到其邊緣位置進行認可；(vi) ApplP 和 T 合併後，T 的  $\phi$ -屬性抓取最高的論元 DO；(vii) T 的 EPP 屬性跨過已定值其形式屬性的 DO，往下抓取尚未進行句法操作的 EA 到其邊緣；(viii) 動詞由 V 沿最小路徑移至 C。以例句 (47a-b) 為例，圖解如 (48)：

- (47) a. caiv-an    i    'atul    a    bali'    i    hung  
           給-APPL IC 人名 NOM 人名 IC 書  
           'Atul 給 Bali' 書。'
- b. 'is-caiv    i    'atul    a    hung    i    bali'  
           APPL-給 IC 人名 NOM 書 IC 人名  
           'Atul 把書給 Bal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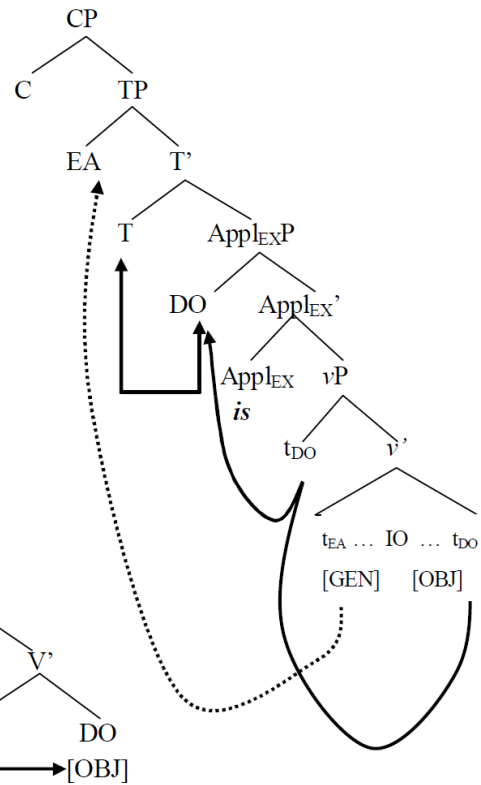
<sup>19</sup> (47b) 是 PDC，IO 是 oblique PP (帶空 P 的介詞組)；反之，(47a) 是 DOC，IO 是論元。



(48) a. 虛施用 *-an*



b. 虛施用 *'is-* (省略動詞主要語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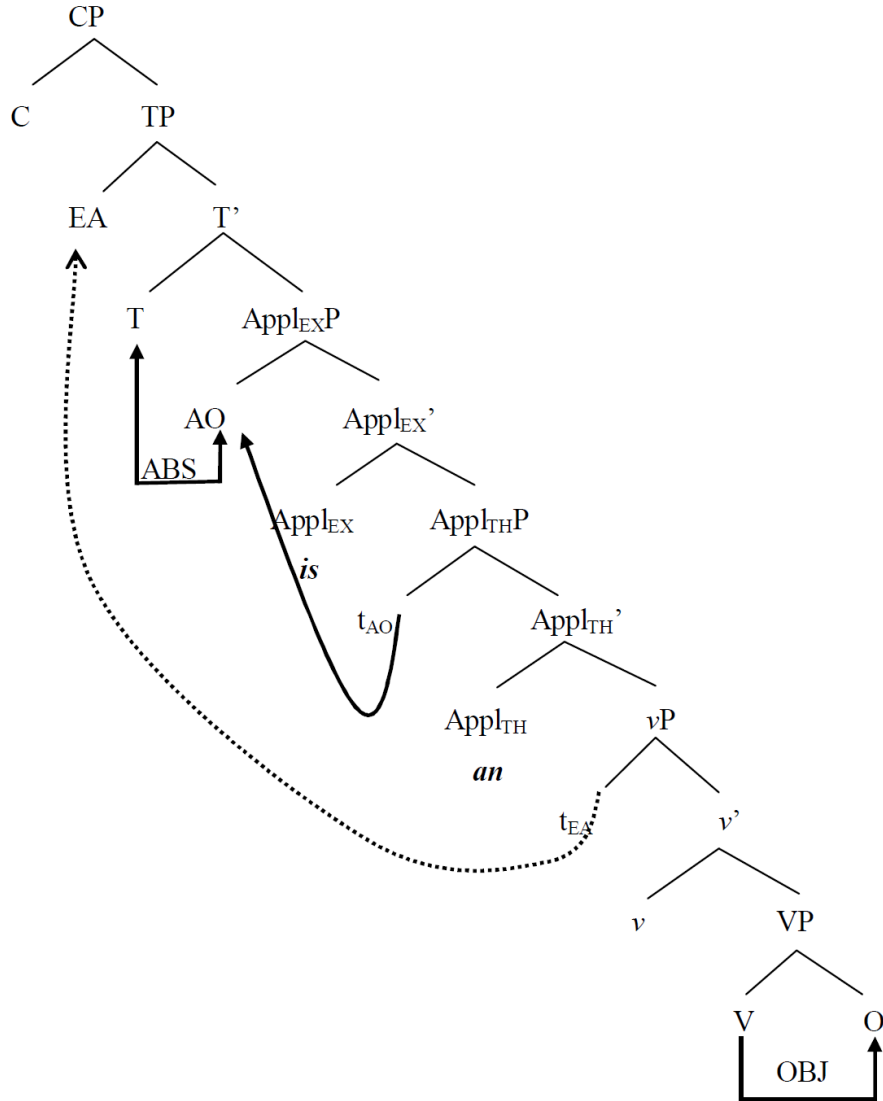


以下是雙重施用結構的句法衍生，以引介接受者的(49)為例：(i) V 和 DO 合併，賦予其固有格位；(ii) v 引介外元並賦予其固有格位；(iii) v 為強勢分段，因此其補語 VP 此時拼寫出去，資訊送入音韻部門 (PF) 及語意部門 (LF)；(iv) 實施用 Appl 和 vP 合併，Appl 引介 IO；(v) 虛施用 Appl 不引介論元，和實施用 Appl 合併後，其 EPP 屬性將 IO 移到其指示語位置進行認可；(vi) 虛施用 ApplP 和 T 合併後，T 的 φ-屬性抓取 ApplP 內最高的論元 IO，定值本身不可詮釋的形式屬性，也定值 IO 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為 NOM；(vii) T 的 EPP 屬性跨過已定值其形式屬性的 IO，往下抓取尚未進行句法操作的外元到其邊緣；(viii) 動詞由 V 沿最小路徑移至 C。<sup>20</sup>圖解如下：

<sup>20</sup> 鄒語的處所焦點後綴 (-i) 出現於周邊焦點後綴 (-neni) 之前 (H. Chang 2012a, 2012b)，似乎也支持這裡實施用先於虛施用之合併。

- (49) 'is-tapha'-an zaku ka bali' i titi  
 APPL-烤-APPL 我.IC NOM 人名 IC 肉  
 ‘我烤肉給 Bali’ (吃)。

(50) 雙重施用



(44a) 假設的支持證據來自於以下的語言現象：卡群布農語的施用結構總是以施用論元為主語。首先，我們已經看到卡群布農語屬於 T 型作格語言，主語的抽象格位來自其與 T 之間的呼應關係，而 T 所認可的 NOM 屬結構格

位。其二，卡群布農語的格位標記 (*ka*) 標記的是各種具有不同論旨角色的論元名詞組，顯然其所標記的是結構格位：<sup>21</sup>

表三 卡群布農語的格位標記

音韻形式	<i>ka</i>	<i>a</i>	<i>ki</i>	<i>i</i>		
構詞格位	主格 NOM		非主格			
抽象格位	結構格位 (Structural Case)		固有格位 IC (Inherent Case) <sup>22</sup>			
	主格		屬格	作格	斜格	賓格
來源	T		D	v	P	V
論旨角色	主事者/客體/處所/工具...		所有者	主事者	接受者	客體/受事

<sup>21</sup> 一般來說，格位標記前的詞組若韻尾為輔音，則用 *a* 或 *i* 的形式，若為元音則用 *ka* 或 *ki*。巒社布農語亦有此規律，見 Jeng (1977)。

<sup>22</sup> 其中一位審查人問及為何捨斜格一詞而用固有格位來統稱。我們的考量如下。在以往的文獻中，斜格一詞的使用可以大致分成兩種：一是按形式來說，指稱非主格以外的格位（包括賓格、與格、工具格等等），二是用來專指介係詞的補語所帶的固有格位。我們這裡之所以不用斜格來統稱這些固有格位，是為了避免造成讀者以為卡群布農語的非主事焦點句外元和主事焦點句內元是帶非顯形介詞的附加語的誤會。第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在類型上，和英語等語言的被動句不同的是，卡群布農語的外元在非主事焦點句中仍是核心論元，並不降格為附加語，因為該外元可以充當控制者 (Controller)，如例句 (32b) 中主句的外元和補語從句中的空主語 (使動者 causer) 同指，也可以約束代詞，如例句 (40) 的外元和主語名詞組內的屬格代詞同指；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考 Aldridge (2008a) 對 Tagalog 的討論、H. Chang (2011) 對鄒語的討論以及張永利 (2010) 對其他台灣南島語的討論。此外，卡群布農語的主事焦點句的內元仍是核心論元，並不降格為附加語，因為該內元可以充當控制者，如以下例句 (ia) 中主句的內元 (錢) 和補語從句的空主語同指 (因此動詞形式為 *'is-* 施用)，再如例句 (ib) 中主句的內元 (孩子) 和補語從句的空主語 (喝的人) 同指 (因此動詞形式為主事焦點)；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考 Shi (2010) 對郡群布農語的討論、張永利 (2010) 對其他台灣南島語的討論以及 Yeh (2003) 和 Cheng (2010) 對賽夏語的討論。

- (i) a. ma-caiv=cak      i    bali'i    cui<sub>j</sub>    'is<sub>j</sub>-baliv/\*ma<sub>i</sub>-baliv    e<sub>j</sub>'<sub>ni</sub>    i    hung  
 AV-給=我.NOM    IC    人名    錢    APPL-買/AV-買      IC    書  
 '我給 Bali' 錢買書。'
- b. ma-qasam=cak      i    'uva'az    tu      ni      tu    qu'    davuc  
 AV-勸=我.NOM    IC    孩子    COMP NEG TU 喝.AV    酒  
 '我勸孩子別喝 (小米) 酒。'

因此，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不可能認可固有格位，否則將導致施用論元無法和 T 形成呼應關係，出現不以施用論元當主語的施用結構。

第二個證據來自於：施用詞組無法出現於非限定子句。我們前面以同樣的測試證明卡群布農語受事焦點句的 *v* 無法認可格位（T 型作格語言），如（33a-b）。非限定 T 和輕動詞皆無法認可格位，而若 Appl 可以認可格位，那麼內元應該可以由 Appl 得到結構格位，而施用論元可由 Appl 得到固有格位，然而（51b）是不合語法的：<sup>23</sup>

- (51) a. m-un-hán    ata                    mihavaz    [baliv i huluc i bali']  
          AV-移動-P 咱們.NOM    水里            買    IC 衣服    IC 人名  
          ‘我們去水里給 Bali’ 買件衣服。’
- b. \*m-un-hán    ata                    mihavaz    [baliv-an a \_\_\_\_\_ bali' i huluc]  
          AV-移動-P 咱們.NOM    水里            買-APPL NOM    人名 IC 衣服

此外，假設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不認可結構格位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解釋該語言的施用結構的三個分布特點，見例句（18-19）：

- (52) a. 施用結構不出現於主事焦點句。這一點有別於其他語言，如印尼語（Aldridge 2008b）、班圖語（Pylkkänen 2008; Jeong 2007 *inter alia*）等。
- b. 施用結構不出現於受事焦點句。這一點有別於其他語言，如 Tagalog 語（Aldridge 2004, 2008b）。
- c. 多重施用結構只允許虛施用 + 實施用的組合，不允許實施用 + 實施用的組合。這一點也有別於其他允許多重施用結構的語言，如 Kinyarwanda 語（McGinnis & Gerdts 2003）等等。

首先，就（52a）而言，若主事焦點句出現施用詞組，T 和外元進入呼應關係，使其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獲得定值（NOM），而內元固然可由 V 得到固有格

<sup>23</sup> 這一點和 Tagalog 語不同，其非限定子句可以認可施用論元的絕對格（Aldridge 2008a），而這裡的卡群語料體現的台灣南島語著名的「AV-only restriction」。我們認為這或許也可以歸諸於 *v* 型作格語言（ABS=ERG）和 T 型作格語言（ABS=NOM）的不同。

位 (OBJ)，但是施用論元的格位屬性無法由施用中心語獲得固有格位，也無法由 *v* 認可其結構格位 (T 型作格語言/ABS=NOM 語言)；反之，若主事焦點句不帶施用詞組，則內元可由 *V* 獲得固有格位 (OBJ)，而 *T* 和外元呼應 (NOM)。同理，(52c) 的限制也是因為施用主要語無法和 (施用) 論元進入呼應關係；內元可由 *V* 得到固有格位 (OBJ)，外元由 *v* 獲得固有格位 (GEN)，而 *T* 則和最高的施用論元進入呼應關係，然而此時次高的施用論元的不可詮釋的格位屬性就無法得到定值了。

值得注意的是，能不能認可施用結構的出現顯然和及物性無關。首先，施用結構既然是增加額外論元的手段，那麼理應可以出現於不及物謂語，因此就算主事焦點句是在句法上降格內元的反被動句 (Antipassive)，即語意上及物但句法上不及物的句子 (Aldridge 2004, 2012)，理應可以出現施用。其二，卡群布農語的受事焦點句是及物句，因為其非主語外元仍是論元，可以充當控制者，也可以約束代詞，如例句 (32b) 及 (40)，然而仍無法認可施用結構的出現。

若按照我們的分析，(52b) 的限制是因為施用主要語無法賦予固有格位，因此當內元和外元分別由 *V* 和 *v* 得到固有格位 (OBJ 和 NOM) 後，施用論元無法由施用主要語獲得固有格位，也無法由 *v* 認可其結構格位，其結構格位屬性拼寫後在介面得不到詮釋，導致衝撞 (Crash)。

這個分析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進一步排除下列的不合法句子：

- (53) \*'is-caiv-an            i   'atul   a   hung   i   bali'  
 APPL-給-APPL    IC   人名    NOM 書    IC   人名

我們的解釋是，第一個虛施用 (-an) 合併進來後，使 IO (*Bali'*) 移入其指示語進行句法認可，而第二個虛施用 ('is-) 合併進來後，使 DO (*hung*) 移入其指示語位置進行句法認可；*T* 合併進來之後採取最高的論元 DO，使其成為主語；雖然 DO 和 EA 可分別由 *T* 和 *v* 認可格位，但 IO 的格位屬性仍無法定值。<sup>24</sup>

<sup>24</sup> 至於為何 Tagalog 語的「受事焦點句」可以認可施用結構的出現 (Aldridge 2004) 而卡群布農語不可，我們認為是因為前者的輕動詞可以認可結構格位，而後者不可。根據 Aldridge (2004,

至於(44b), Georgala (2012) 提到施用主要語具有 EPP 屬性, 而 H. Chang (2012a) 則認為虛施用才有 EPP 屬性, 實施用沒有。我們則認為卡群布農語的實施用也有 EPP 屬性, 否則很難解釋為何該語言的內元可以位於施用論元之前或之後:

- (54) a. tas'i-an tama ka langqa di ki palangan  
 作-APPL 父親 NOM 工寮 這 IC 籃子  
 '父親在這間工作室製作籃子。'
- b. tas'i-an tamak i palangan a langqa di  
 作-APPL 父親 IC 籃子 NOM 工寮 這  
 '父親在這間工作室製作籃子。'
- (55) a. 'is-tas'i tama ka via' i palangan  
 APPL-作 父親 NOM 刀 IC 籃子  
 '父親用刀製作籃子。'
- b. 'is-tas'i tama ki palangan a via'  
 APPL-作 父親 IC 籃子 NOM 刀  
 '父親用刀製作籃子。'

此外, 我們之前提過該語言論元間的語序反映彼此間的結構高低關係。(56a-b) 中前移的 DO 顯然結構上高於 IO, 才能約束 IO 中的代詞:

- (56) a. 'is-ludaq zaku ki bali'i; a lukis=istun<sub>i</sub> t  
 APPL-打 我.IC IC 人名 NOM 木=他的  
 Intended reading: '他的<sub>i</sub> 棍子我用來打 Bali'i。'
- b. 'is-ludaq zaku ki bali'i; a iciatun<sub>i</sub> lukis t  
 APPL-打 我.IC IC 人名 NOM 他的 木  
 Intended reading: '他的<sub>i</sub> 棍子我用來打 Bali'i。'

---

2008a) 的作格分析,  $v$  定值施用論元的結構格位 (ABS) 並認可外元的固有格位 (ERG), 而  $V$  可以認可內元的固有格位 (OBL)。這裡的分析也反過來支持 Aldridge (2004) 和 Legate (2008) 所提出的作格語言類型劃分:  $v$  型作格/ABS=ACC 語言與  $T$  型作格/ABS=NOM 語言。

若沒有 EPP 可以驅使內元移到至少比施用論元的基底位置還高的地方，內元便沒有機會可以高於施用論元，因為每個主要語的 EPP 屬性只需引發一次移位即可滿足。當施用詞組和 *v* 合併，*v* 的 EPP 屬性也只會挑最高的論元，若內元不移到施用詞組的邊緣位置，則移到 *vP* 的只可能是施用論元。

同理，(44c) 的假設也是不言而喻的。Georgala (2012) 提到論元移至更高的詞組的邊緣位置時，是插入在該詞組的外元和中心語之間，見第二節的例句 (16a-b)；然而我們認為卡群布農語的論元移到邊緣時，落點是外指示語位置，否則一樣無法解釋為何該語言的內元可以位於施用論元之前，就算施用中心語有 EPP 屬性。<sup>25</sup>

現在讓我們回到 (44d) 的假設：卡群布農語的虛施用詞組的基底位置位於 *vP* 之上，比其他的語言高（位於 *VP* 之上）。這個假設基於兩個理由。首先，從構詞來看，*'is-* 施用前綴位於使動前綴之前：

- (57) *'is-pa-sadú*      *zaku*      *ka*      *sasing*      *i*      *'atul*  
 APPL-CAUS-看 我.IC      NOM 照片      IC 人名  
 ‘我把照片給 Atul 看。’

首先，卡群布農語的語料顯示施用詞綴以前綴或後綴的形式出現並不絕對反映出施用詞組的高低，<sup>26</sup>如例句 (4a)、(7a) 和 (28a) 的「高階」施用詞綴 *'is-* 出現於動詞詞幹之前，而例句 (2a) 的「高階」施用詞綴 *-an* 卻出現於動詞詞幹之後；既然構詞屬於句法—語意介面的操作，這樣的不對稱是可以預期的（見

<sup>25</sup> 不過卡群布農語的接受者施用論元必須位於內元之前：

- (ii) a. *'is-tas'i-an*      *tama*      *ka*      *bali'*      *i*      *palangan*  
 APPL-做-APPL 父親 NOM 人名 IC 籃子  
 ‘父親為 Bali' 做籃子。’  
 b. *\*'is-tas'i-an*      *tama*      *ki*      *palangan*      *a*      *bali'*  
 APPL-做-APPL 父親 IC 籃子      NOM 人名

此限制是否和其他非句法的因素有關，如有生命/無生命之別，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sup>26</sup> 也因此，Georgala 等人 (2008)、Georgala (2012) 引用 Baker 等人 (1988) 在構詞上對 Pyllkänen (2008) 區分高低施用的批評並不十分恰當。

Aldridge 2004 的討論)，例如 *'is-* 施用可以引介高階施用，而 *-an* 可以引介低階施用，見第一節的例句 (2-4)。即使如此，前綴之間或後綴之間的順序顯然反映詞綴與詞幹之間不同的緊密程度，從而反映出中心語之間的結構高低關係。因此，當動詞詞幹同時附加受事焦點後綴和動貌依附詞時，可以預測得到，順序必定是動詞詞幹 > 受事焦點後綴 > 動貌依附詞，這是因為  $Asp > v > V$ ，所以動詞詞幹必定先和輕動詞綴結合，兩者在進一步和更高的動貌後綴結合，在構詞上體現出  $[[V]-v]=Asp$  的結構，如 (58a)。<sup>27</sup>同理，當動詞詞幹同時附加主事焦點前綴、未然依附詞和變化貌前綴時，可以預測得到，順序必定是未然依附詞 > 主事焦點前綴 > 變化貌前綴 > 動詞詞幹，這是因為  $T/M > v_{AP} > v_{BECOME/INCH} > V$ ，所以動詞詞幹必定先和表事件語意的輕動詞前綴結合，兩者再進一步和更高的表及物性的輕動詞前綴結合，三者再進一步和更高的時態前綴結合，在構詞上體現出  $[T/M-[v_{AP}-[v_{INCH}-V]]]$  的結構，如 (58b)。<sup>28</sup>

(58) a. **kulut-un=in**    tama    ka    paz

切割-PV=PRF 父親    NOM 稻

‘稻子父親割了。’

b. **na=m-in-dikla'**    a    tundal

IRR=AV-INCH-壞    NOM 彈簧

‘彈簧會壞掉。’

其二，還是有關卡群布農語的內元和施用論元之間的語序與結構位置高低的聯繫，見例句 (54-56)。若施用論元基底衍生於 VP 和 vP 之間，內元固然可以移到施用詞組的邊緣，但是此時內元已不可再經歷句法操作，所以 *v* 的 EPP 屬性往下抓取具有不可詮釋屬性的施用論元到其邊緣，使其得以和 T 進入呼應關係，定值其格位屬性，圖示如 (59a)。但是這樣的衍生顯然將排除內元位

<sup>27</sup> 有關布農語未然前依附詞 *na=* 和動貌後依附詞 *=in* 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請進一步參閱 Li (2010) 的詳細討論。

<sup>28</sup> 鄒語的受事焦點（及物標記 *-i*）後綴前於施用標記（*-neni*）（H. Chang 2012a, 2012b, 2013），似乎支持我們這裡的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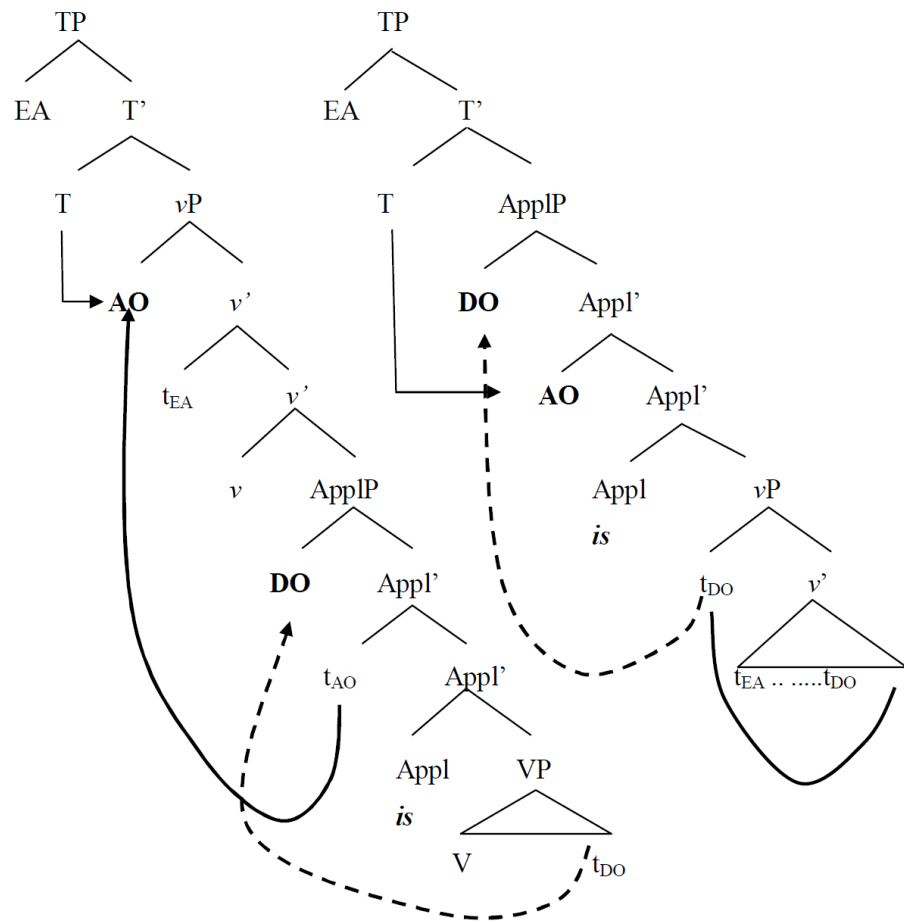


於施用論元之前的可能性，預測 (54b) 和 (55b) 是不合語法的句子。<sup>29</sup>

另一方面，若施用詞組基底衍生於 TP 和 vP 之間，則內元可以利用 v 的 EPP 屬性提升到 vP，再進一步利用 Appl 的 EPP 屬性提升到其外指示語，從而高於施用主語，這麼一來便可以解釋為何內元可以出現在施用論元之前，如 (54b) 和 (55b)，見 (59b) 的圖示；或者，內元提升到 vP 邊緣之後也可以不繼續提升，而位於施用主語之下，如 (54a) 和 (55a)：

(59) a.  $v > \text{Appl} > V$

b.  $T > \text{Appl} > v$



<sup>29</sup> 就算我們假設 DO 先移入施用詞組的邊緣，Appl 再引入 AO，結果也還是一樣，因為 v 的 EPP 只要求移入一個 DP。若 DO 繼續移入 vP，則 AO 將會隨著 VP 拼寫出去，無法和 T 呼應；若 AO 移入 vP，DO 不能再移入，而是隨 VP 拼寫出去。

此外，AO 主語不可能在  $v$  的補語領域中，否則 T 在  $v$  的補語拼寫出去後會因著分段不穿透限制 (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無法和 AO 建立呼應關係 (PIC)，而既然前移的 DO 高於 AO 主語，該 DO 當然也不能在  $v$  的補語領域，只能是在  $vP$  內或  $vP$  之上。 $v$  的 EPP 只能滿足一次 (至多一個外指示語和內指示語)，而且其 EPP 已由 IO 滿足了，所以 DO 前移的落點不可能在  $vP$  的邊緣位置 ((59a) 的分析)，只可能在  $vP$  之上。前移的 DO 不可能在 TP 內，因為 T 的 EPP 已由 EA 滿足，而且 DO 低於 EA。因此，DO 前移的落點只可能在 T 和  $vP$  之間的位置，而這正是 (59b) 的分析。

我們還發現，AO 的量化詞可以約束不前移的 DO 中的代詞 (變項)，如 (60a)，也可以約束前移的 DO 中的變項，如 (60b)；換句話說，較高的 DO 中的變項仍可以受到較低的 AO 中的量化詞的約束：

- (60) a. 'is-tas'i      tama ka      via' i      tinitini uvava'az<sub>i</sub>      i palangan=nai'<sub>i</sub>  
 APPL-做    父親 NOM 刀 IC 每      孩子.RED IC 籃子=他們的  
 '父親用每個孩子<sub>i</sub>的刀 (來) 製作他們<sub>i</sub>的籃子。'
- b. 'is-tas'i      tama ki palangan=nai<sub>i</sub> ka      via' i      tinitini uvava'az<sub>i</sub>  
 APPL-做    父親 IC 籃子=他們的 NOM 刀 IC 每      孩子.RED  
 '父親用每個孩子<sub>i</sub>的刀 (來) 製作他們的<sub>i</sub>籃子。'

我們在第二節提過，Bruening (2001) 認為介詞性與格結構 (PDC) 中較低的 IO 介詞組的量化詞之所以可以約束 DO 而雙及物結構 (DOC) 中較低的 DO 的量化詞無法約束 IO，是因為在 PDC 中 IO 和 DO 處於同一個最小領域而在 DOC 中 IO 和 DO 則不是，因此前者 IO 的量化詞可以提升，而後者 DO 的量化詞不可以。在 (59a) 的架構中，DO 和 AO 不會處於同一個最小領域，因此 DO 的量化詞無法爬升取得較大的範域，會錯誤預測 (60b) 為不合語法。反觀 (59b) 的架構，DO 和 AO 有機會處於同一個最小範域，即 ApplP，因此 DO 的量化詞可以爬升取得較大的範域。

H. Chang (2015) 主張鄒語沒有所謂的低階施用，換言之，施用詞組基底衍生於 VP 之上，而且引介受惠者或工具的施用主要語並非分段主要語，不過和我

們的分析不同的是，H. Chang (2015) 認為施用詞組的基底位置皆位於  $vP$  和  $VP$  之間，而本文則主張施用詞組皆基底衍生於於  $TP$  和  $vP$  之間。

#### 4. 結語與展望

本文論證卡群布農語的雙重施用結構是由論旨施用及提升施用組成。因此本文支持 Georgala 等人 (2008) 提出的施用分類。Georgala 對施用的分類還可以解釋為何該語言典型的三元謂語不出現雙重施用結構；這是因為兩個虛施用將導致結構上出現兩個認可者，造成冗餘。我們還進一步提出卡群布農語的施用主要語不具格位屬性，來解釋卡群布農語為何不允許在主事焦點句和受事焦點句出現施用結構，也不允許非主事焦點出現雙重施用結構。

目前我們無法直接證明  $DO$  出現於  $IO$  前的落點是施用邊緣，也尚未找到測試可以證明三元謂語的接受者由  $VP$  移到提升施用的邊緣，還有施用論元是否可以進一步移到輕動詞之邊緣也尚待論證。這是因為卡群布農語的副詞多表現為動詞，無法像英語或漢語利用不同類別的副詞附加於不同投射的特性來定位論元的可能所在或落點。還有，在理論上，為何三元謂語的  $IO$  必須在句法上由虛施用認可，Georgala 等人 (2008)、Georgala (2012) 並未清楚說明，這也是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的議題。

最後，以往有關台灣南島語的施用結構的句法研究大多採用 McGinnis (2001) 的分段分析，而我們在上一節所看到的布農語施用結構的限制在其他台灣南島語也看得到。我們建議的分析是否也可以運用於其他語言需要更多語言樣本的檢驗。此外，像泰雅語、魯凱語這些對稱施用的語言在句法操作上和布農語、排灣語等非對稱施用的語言有何差異？顯然，這些議題都是未來要進一步研究的。

## 引用文獻

- Aldridge, Edith. 2004. *Ergativity and word order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_\_\_\_\_. 2008a. Minimalist analysis of ergativity. *Sophia Linguistica* 55: 123-142.
- \_\_\_\_\_. 2008b. Phase-based account of extraction in Indonesian. *Lingua* 118: 1440-1469.
- \_\_\_\_\_. 2008c.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ergativit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66-995.
- \_\_\_\_\_. 2012. Antipassive and ergativity in Tagalog. *Lingua* 122: 192-203.
- Baker, Mark.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esnan, Joan and Lioba Moshi. 1990. Object asymmetries in comparative Bantu syntax. *Linguistic Inquiry* 21: 147-185.
- Bruening, Benjamin. 2001. QR obeys Superiority: Frozen scope and ACD. *Linguistic Inquiry* 32: 233-273.
- Chang, Melody Ya-yin. 2004. *Subjecthood in Tsou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Chang, Henry Y. 1997. *Voice, case and agreement in Seediq and Kaval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_\_\_\_\_. 2010. Is the high-low applicative distinction attested in Tso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 (FOSS-7), April 23-25, 2010.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_\_\_\_\_. 2011. Triadic encoding in Tsou.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4: 799-843.
- \_\_\_\_\_. 2012a. A phase-based account of extraction asymmetries in Tso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20), Aug. 29-31, 2012.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_\_\_\_\_. 2012b.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Formosan Languages, Dec. 1-2, 201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_\_\_\_\_. 2013. Extraction asymmetries in Tsou causative applicatives: a phase-based account. Ms. Academia Sinica.
- \_\_\_\_\_. 2015. Extractions in Tsou causative applicatives. *Lingua Sinica* 1:5. doi:10.1186/s40655-015-0003-7
- Chen, Sih-Wei. 2007.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Atayal*. MA thesis,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Cheng, Yi-Mei. 2010. *On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ity in Saisiyat*. MA thesis,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Juan Uriagereka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_\_\_\_\_. 2008. On phases, in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and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133-16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itko, Barbara. 2011. *Symmetry in Syntax: Merge, Move and Lab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Peter and Min-Jeong Son. 2004.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verbs with the suffix *-kan* in Ind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43.2: 339-364.
- Georgala, Effi, Waltraud Paul and John Whitman. 2008. Expletive and thematic applicatives. In Charles B. Chang and Hannah J. Haynie (eds.), *Proceedings of WCCFL 26*, 181-189. Somerville, Mass: Cascadilla Press.

- Georgala, Effi. 2012. *Applicatives in their Structural and Thematic Function: A Minimalist Account of Multitransitiv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Holmer, Arthur J. 1996. *A Parametric Grammar of Seediq*.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und, 30.) Lund, Sweden: Lun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Shuanfan. 2005. Split O in Formosan languages: a localist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783-806.
- Jeng, Heng-Hsiung. 1977. *Topic and Focus in Bunun*. Special Publication No.72,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wan: Academia Sinica.
- Jeong, Youngmi. 2007. *Applicatives: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a Minimalist Perspectiv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Jiang, Yijuan. 2012. *A Sketch Grammar of Takibakha Bunun*. MA thesis,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Landau, Idan. 2010. *The Locative Syntax of Experienc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egate, Julie Anne. 2006. Absolute case: syntax plus morph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6, 2006.
- Legate, Julie Anne. 2008. Morphological and abstract case. *Linguistic Inquiry* 39.1: 55-101.
- Li, Lilian Li-ying. 2010. *Clitics in Nantou Isbukun Bunun*. M.A. thesis, Nantou: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Lin, Kuo-Chiao. 2009. Exploring applicatives in Rukai. *USTWPL* 5: 73-88.
- Marantz, Alec. 1993. Implications of asymmetries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n Sam Mchombo (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Bantu Grammar*, 113-150.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McGinnis, Martha. 2001. Variation in the phase structure of applicatives. *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1: 105-146.
- \_\_\_\_\_. 2005. UTAH at merge: Evidence from multiple applicatives. In Martha McGinnis and Norvin Richards (eds.), *MITWPL 49: Perspectives on Phases*, 183-200.

- McGinnis, Martha and Donna Gerds. 2003. A phase-theoretic analysis of Kinyarwanda multiple applicatives. In Sophie Burelle and Stanca Somesfalea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03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Linguistic Association*, 154-165. Département de linguistique et de didactique des langues,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 Paul, Waltraud and John Whitman. 2010. Applicative structure and Mandarin ditransitives. In Maia Duguine, Susana Huidobro and Nerea Madariaga (eds.),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Relations*, 261-282.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olinsky, Maria. 2005.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442-4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ylkkänen, Liina. 2008.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ackowski, Andrea. 2002. *The Structure of Tagalog: Specificity, Voi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rgumen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 Rackowski, Andrea and Norvin Richards. 2005. Phase edge and extraction: a Tagalog case study. *Linguistic Inquiry* 36: 565-599.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Publications.
- \_\_\_\_\_. 2002.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mkoe, Lori M. 1994. *Mapping Multiple Applicatives*. M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 Shi, Chaokai. 2010. On the voice agreement in Bunun. *U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6: 81-102.
- Su, Yi-Fan. 2008. *Adverbials in Takituduh Bunun*. MA thesis,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Tai, Chia-Hao. 2011. *On the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Central Paiwan: An Asymmetric Language*. MA thesis, Taiwa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Woolford, Ellen. 1997. Four way case systems: ergative, nominative, objective and accusativ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5: 181-277.
- Wu, Joy. 2007. "Voice" markers in Amis: a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analysi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1: 95-142.
- Yeh, Marie M. 2003. *A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udy of Saisiyat Verb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全茂永. 2011.《卡社布農語名詞構詞初探》。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李壬癸. 1997.〈南投縣的布農語〉，李壬癸編《高雄縣南島語言》，300-350。高雄：高雄縣政府。
- 黃美金. 1997.〈高雄縣的布農語〉，李壬癸編《高雄縣南島語言》，351-409。高雄：高雄縣政府。
- 湯廷池. 2000.《極小主義分析導論：基本概念與原則》。台北：金字塔出版社。
- 張永利. 2010.〈台灣南島語語法：語言類型與理論的啟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1: 112-127。
- \_\_\_\_\_ . 2012.〈及物作格輕動詞為分段主要語：鄒語、華語、台灣閩南語的例證〉。手稿，中央研究院語言所。
- 齊莉莎. 2000.《布農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出版社。

---

施朝凱 (Chao-Kai Shih)

國立清華大學

caillet56@hotmail.com



## On the Double Applicatives in Takibakha Bunun

Chao-Kai SHIH and Atul MANQOQ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double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in Takibakha Bunun consists of a thematic applicative and a expletive/raising applicative. This paper, therefore, provides support for Georgala et al.'s (2008) proposal on applicatives. Moreover, under this theory the same applied argument will be syntactically licensed twice if two expletive applicatives co-occur in the same clause domain, which results in redundancy. And that is why in Takibakha the double applicatives involving typical ditransitives are never attested. Furthermor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Takibakha applicative heads license neither structural nor inherent Case, which accounts for the following syntactic restrictions on the applicatives observed in this language: i) the co-occurrence of applicatives is illicit in the AV and PV contexts; ii) the stacking of an expletive applicative and a thematic applicative is licit but the stacking of two thematic applicatives is not; iii) the applied arguments must be subjects. Last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applicatives in Takibakha are base-generated higher, merged between T and *v*.

Key words: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expletive/raising applicative, thematic applicative, multiple applicatives, double applicatives, applied argument

